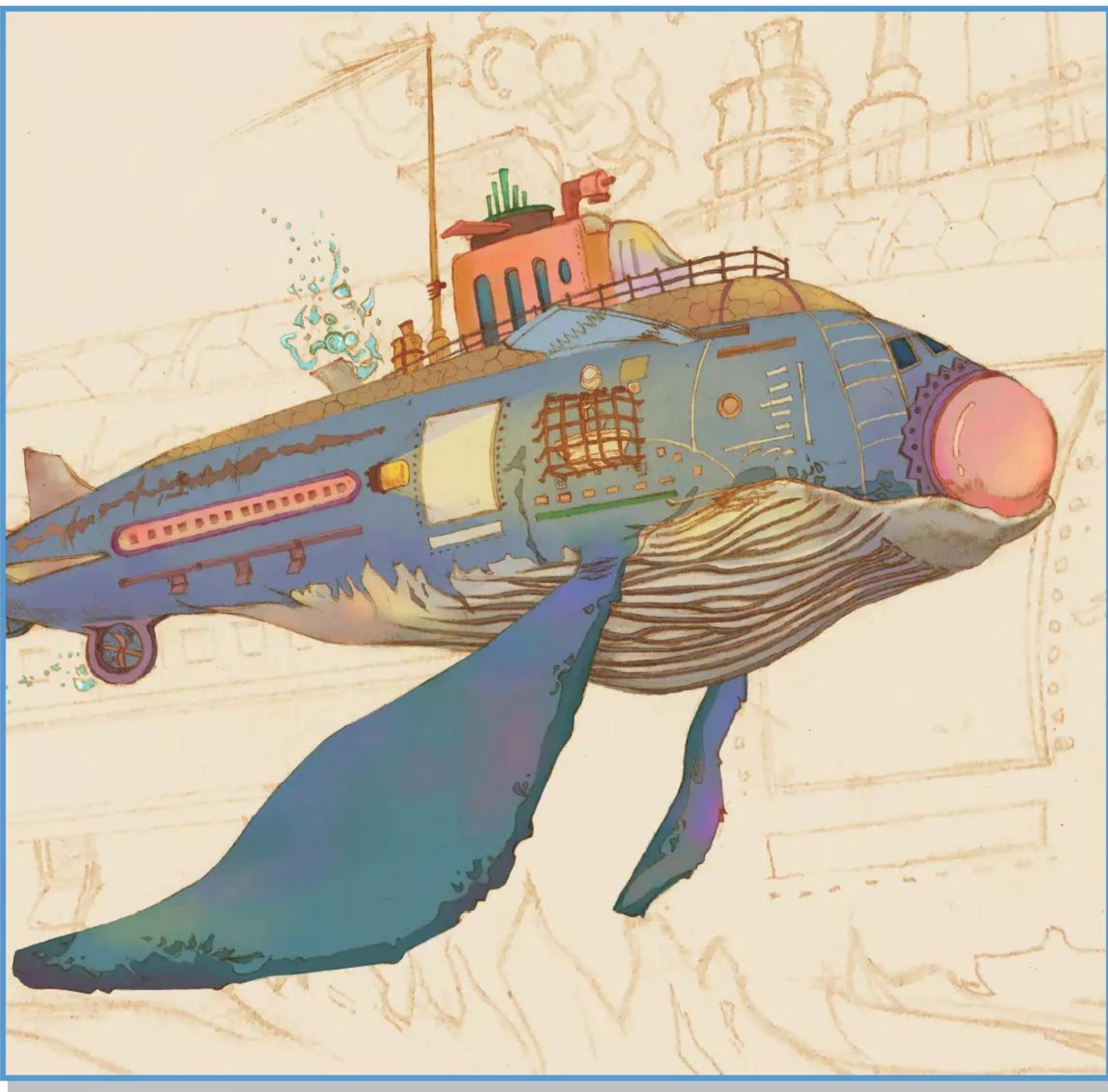


读者

®

原创版

DUZHEYUANCHUANGBAN



ISSN 1673-3274

CN 62-1190/Z



9 771673 327220

2022/05

邮发代号：28-221/五月上/总第237期

书香 陇原

自2014年开始
“全民阅读”连续九年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读者出版集团时指出：“要提倡
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
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
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
邃。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
文化产品，善莫大焉！”

广告

破季订阅

欢迎订阅



2022 年

《读者》(原创版)杂志

杂志订阅方式

邮政订阅方式：

- 前往离您最近的邮局，或拨打11185转人工服务，告知工作人员杂志邮发代号 28-221；
- 登录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 (<http://bk.11185.cn>) 订阅杂志；
- 扫描邮政订阅二维码订阅杂志。



邮政订阅

读者官方订阅平台



天猫购买



有赞购买

| 洞 | 察 | 人 | 性 | 幽 | 微 | | 体 | 验 | 世 | 间 | 辽 | 阔 |

记录每一份平凡的感动
每一份心动的美好

我们用纸页的温度

世界宏大

DONGMING DESIGN 2021





2022

5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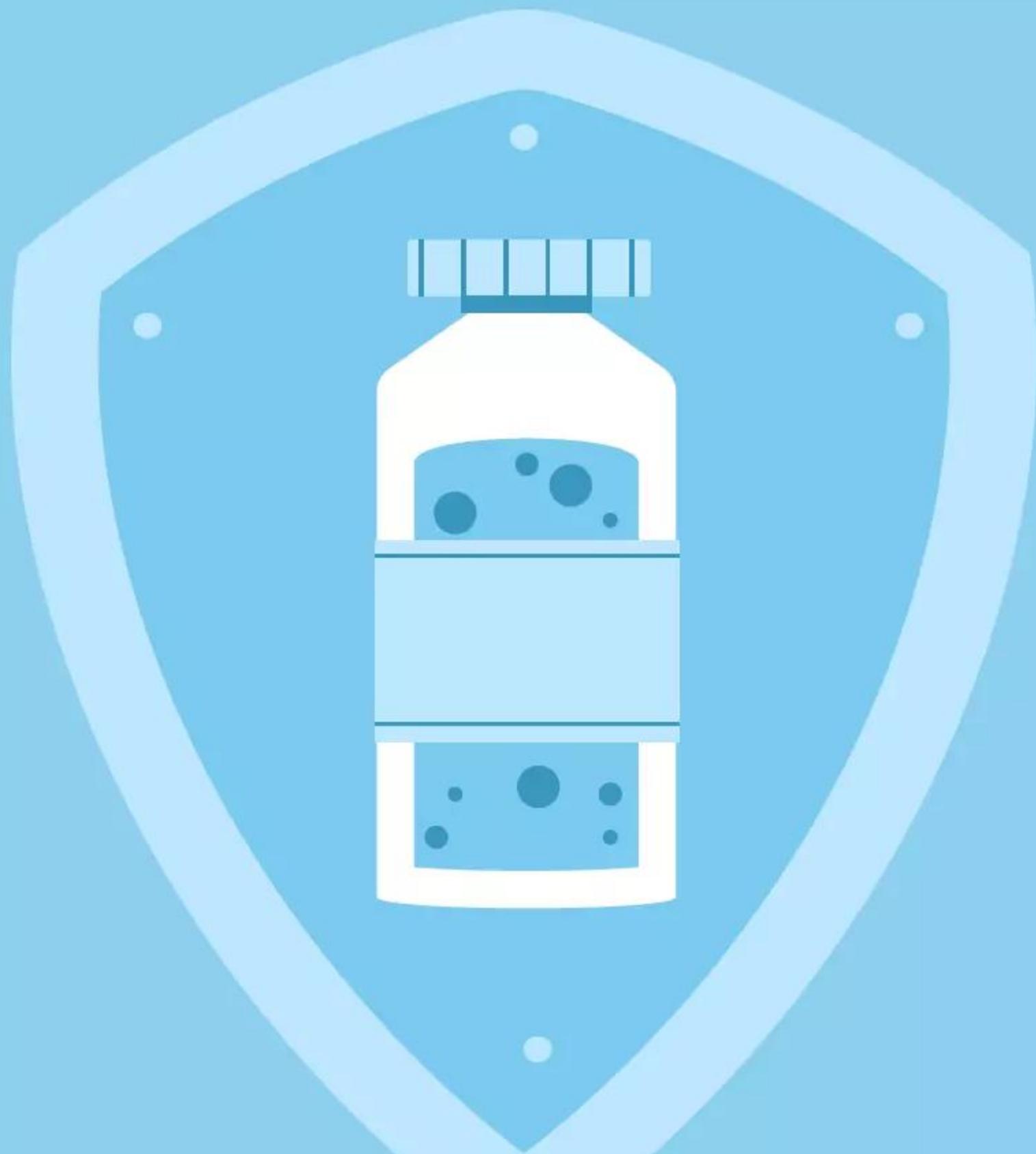
					1 劳动节	
2 初二	3 初三	4 青年节	5 立夏	6 初六	7 初七	8 初八
9 初九	10 初十	11 十一	12 十二	13 十三	14 十四	15 十五
16 十六	17 十七	18 十八	19 十九	20 二十	21 小满	22 廿二
23 廿三	24 廿四	25 廿五	26 廿六	27 廿七	28 廿八	29 廿九
30 五月	31 初二					

《读者》(原创版)和你一起
度过2022年的第五个月

捉鸡逗狗

为《新母语》所绘内文插图，姐姐妹妹和小黑狗一起玩游戏，小狗汪汪叫让小鸡排排站的有趣画面。绘画借鉴中国剪纸风格，用鲜亮的颜色描绘，让小读者感受欢快的气氛。

图 | 田东明
策展人/绘本画家/平面
设计师
任教于北京服装学院
中国出版协会装帧艺术
委员会委员
国际文字设计协会会员



相信科学

接种疫苗

战胜新冠

演给自己的喜剧

在墨尔本定居不久，我们赶上了一年一度的喜剧节。整个喜剧节持续12天，世界各国很多喜剧艺术家和脱口秀演员都来墨尔本表演。喜剧节的最后一天，我和妻子刚好在一个分会场附近，闲来无事，那就进去瞧瞧吧。

还有几分钟就要开场，我俩火速买票，一路小跑冲进去，才发现整个观众席只有我们两个人。年轻的表演者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她见我们进来了，尴尬对视，又把手里的已经打包好的话筒重新放回舞台支架，一场表演就这样尴尬开场。

受语言限制，我们实在听不懂她的笑点，可她像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表演机器，无论我们笑不笑，都沉浸在自己的演出中，还时不时地把自己逗笑。出于礼貌，我们也跟着笑。

中场休息时，小姑娘过来跟我们聊天，问我们感觉怎么样，我们假模假样地夸赞，她笑得更开心了。“这是你第一次表演吗？”我忍不住问她。

她露出一脸自豪的表情：“不是的，我已经在这块场地上连续表演6天了。”

我又问：“那你每场表演的



内容一样吗？”

“是的，可是每次观众都不一样，这次你们是‘VIP’。”她指了指空空的观众席。这一次，我和妻子发自肺腑地笑了出来。

“我感觉你好像第一次演喜剧，因为你笑得很开心。”

“因为每次我的演出都很成功啊！而且我确实觉得很好笑，我是真的很开心。”

好不好笑姑且不论，但她怎么会觉得只有两个观众的表演是成功的？小姑娘的阿Q精神真是足，我跟妻子对视一眼。

我越发感到好奇：“那你前几天的演出有很多观众吗？”

“最多的一场有7个人，其他时候只有两三人。”她说出来的时候脸不红心不跳。

我和妻子面面相觑，生怕再

问下去会更尴尬。可是我又忍不住，持续在尴尬的边缘试探：“观众不是特别多，你为什么还要连演好几天呢？”

她听我这么说，好像有点儿惊讶：“我表演的时候很开心啊，无论有几个观众，既然有人来看，为什么不继续演下去呢？”

我大概懂了，阿Q觉得自己成功是因为自己骗了自己，而她是真开心。她走回台上，隔着不近的距离都能看到她的笑容。

散场的时候，我们帮她收拾道具，她又给我解释，她在喜剧节里没有赚到很多钱，可是每次对着观众席上的几个人表演，她都能把自己逗笑，有很大的成就感，这就足够了。

她没有把一场演出的3个小时看作是浪费时间，反而把会场的舞台看成了展示自己快乐的地方。只要有人观看，她就愿意表演下去。

记得曾看过一档脱口秀节目，一位演员在台上调侃：“有谁真的爱演出？不过都是为了生计罢了。”

显然，她不是。

文 | 葱花薄荷

读者原创版

2022年5月上 总第237期 本期5月1日出版 旬刊

ISSN 1673 - 3274

CN 62 - 1190 / Z

国内邮发代号: 28 - 221

主 管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 办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 刘永升

期刊出版中心
总经理 | 总编辑 王铁军
副总经理 | 副总编辑 王 飞 郭佳美

编辑出版 《读者》(原创版)编辑部
主 编 刘 燕
责任编辑 刘 燕
编 辑 李东涛 王旭升 马体娟 高 原 崔 娟
祁培尧 章艺馨 杨 静
美术编辑 于沁玉
制 版 万 洁
电 话 (0931)8773388
通 讯(投稿)地址 (730030)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
场邮局《读者》(原创版)信箱
电子邮箱 duzheyc@duzhe.cn
社 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新闻出版大厦16楼

品牌运营部 总监 高 原
编辑 许国斌 蒋 政 章艺馨
电话 (0931)8483965 8484486 8484657
营销部 总监 王旭东
发行经理 卞瑞新 裴 枫 冯 瑞 李 磊
电话传真 (0931)8773275 8773201 8484797
综合部 主任 钱 茹
电话 (0931)8486271

本刊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电话 (0931)4524528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科创东二街3号院3号楼1至2层101
电话 (010)59011254 59011234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调换。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版权声明

本刊刊载的所有内容,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
载、摘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
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杂志购买



本刊内文使用图片,除有注明,均由视觉中国供图
定价: 10.00 元

目录

— 开卷

- 05 | 演给自己的喜剧 葱花薄荷

— 特别报道

- 18 | 共同生存 本刊编辑部

- 19 | 又见天鹅 刘水清

- 21 | 最后的长牙象 詹姆斯·科里

- 26 | 大象为何重要 伊安·麦卡勒姆



— 城南旧事

- 10 | 美人难过酸唧摊 时光听得见

- 13 | 等一场夏日的雨 事已至此

- 28 | 大姨的市井和江湖 肖 遥

- 52 | 老陈其人 陈蔚文

- 62 | 面对面两列火车 二 芮

— 人在旅途

- 16 | 逛早市 蟠桃叔

- 58 | 李姐 蒋 寻

— 心的对话

- 32 | 会用智能手机的妈妈 青 争

- 50 | 什么伤心的话也不要留下 贾 想



— 笔端流云

- 30 | 夏天的秘密,交付一扇窗 李丹崖

- 33 | 天真真好 孙君飞

- 54 | 江水微茫 许冬林

- 66 | 月光下的河流 安 宁

— 无关风月

- 48 | 门外露营 李 濛

- 56 | 跳完广场舞之后,我爱上了它 夜航船

- 60 | 回声清灵 虹 珊



百家杂谈

34 | 被白天困住的蛾子

高东生

68 | 竹里家国

移高红

专栏

36 漫绘敦煌 | 盘点古代人的“劳动节”

王琳 鱼自于

40 咖啡拾光 | 上岸

童铃

44 管理一生 | 我奶奶

林特特

46 四时佳兴 | 自讨苦吃

南在南方

72 独门秘籍 | 输不丢人，怕也不丢人

叶倾城

文化瞭望

08 | 最话题

39 | 绘本

15 | 思想碎片

70 | 书房

38 | 笑场

71 | 光影流音

封面\寻梦环游\视觉中国 供图

征稿启事

1. 未曾在纸质媒介公开发表过。
2. 题材、体裁不限，风格不拘。文笔简练，短小精悍。鼓励新人新作。投稿时请附作者简介。
- 3.一经选用，杂志出版后即付稿酬和样刊。本刊稿酬为每千字300元~600元。
4. 投稿方式：邮寄：(730030)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原创版)信箱
电子邮箱：duzheyc@duzhe.cn
5. 不退稿，请自留底稿。30日未接到用稿通知者可自行处理。请注明详细联系方式（电话、地址等），以便及时取得联系。

声 明

1. 本刊来稿要求首发，切勿一稿多投。向本刊投稿者，应当保证作品著作权的完整性、合法性，作品及内容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2. 因条件所限，来稿不退，请自留底稿。若稿件投到本刊超过30日未接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来稿如被采用，除非另有约定，将会被发表在包括但不限于本刊、本刊合订本、精华本、增刊、丛书、读者网等《读者》系列媒体以及本刊合作网络、手机媒体。
3. 本刊在采用稿件后支付的稿费，除非另有约定，已包括稿件今后发表在本刊合订本、精华本、增刊、丛书、读者网等《读者》系列媒体以及本刊合作网络、手机媒体的稿费。稿件在本刊发表之后，除非另有约定，作者即已授权给本刊处理转载事宜。凡以转载、转摘、复制、翻译等方式使用该作品者，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必须征得本刊同意，并在使用时注明转或摘自本刊和注明作者姓名，且须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将追究其侵权责任。

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上述条款。



对于“生活”的最好讲述

TOPIC



本月最佳

海之魂：我的事业在大海上，注定了我的生活也在大海上。20多年的海上工作，使我的生活与大海融为一体，生活的每个细节都透出海的味道！每逢远航回家，妻儿都说我带着海的咸味归家。是啊，海风、海浪、海鸟、海景、海味等，这些就是我海上生活的调味剂。我喜欢凌晨3点至6点值班，这样就可以透过舷窗看到壮美的日出，旭日冲破海平面的那一刻，代表着新一天海上生活的开始；我也喜欢夜航时的万籁俱寂，只闻船上机器的轰鸣声，抬头仰望星空，亮晶晶的星星近在咫尺，仿佛家人关切的目光一样注视着我，使我远航中孤独的心与家人贴得更近！

王祖芳：民俗里有“四时八节”的说法，而生活就是要过好四时八节。走过四季，在每一个节日里，该吃什么就得吃什么，如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重阳节吃重阳糕，腊八节吃腊八粥……全家总动员、齐上阵，厨房里热气腾腾，餐桌上其乐融融，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模样。反之，如果厨房里总是冷冰冰的，那心也会冷下来。

冯秋：舅舅是个农民工，没什么文化，靠力气养活一家人。每年春天种完地，舅舅都得出去找活干，干的都是脏活累活，但舅舅每次说起打工的日子都是笑呵呵的。他给我讲各地的美景和美食，说城市的繁华和热闹，而我总会看到他手上常年都好不了的皲裂口子。手上的皲裂并没有抹去舅舅脸上的微笑，生活不只有辛劳，也有许多美好。

木风：1998年除夕的晚饭前，爸爸、姐姐和我在炕上等待妈妈的归来——妈妈为了贴补家用去外面售卖自己做的元宵；2009年我高中毕业后，小心地揣着3000元的助学金归心似箭，因为我知道妈妈在家里的炕上等我回家；多年以后，等我离家千里，有车有房，老家建设得越来越好，我知道妈妈仍在家里等我回去团聚。飞得再远，我也是有归宿的风筝。生活的真义，就是家人之间的默契守望。

将你对下期话题的回应（不超过150字，附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到
ychuati@duzhe.cn，
一经刊发，即支付稿酬50元。



最话题

无私奉献、无言约定。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爱，离不开亲情的陪伴，离不开作为温馨港湾的家。

雲染：那年，我中考，每天沉浸在漫无边际的题海里。忽然一天午后，望向窗外的我惊讶于那4月的阳光，那种漫裹天地的暖意，让我相信一切的努力和奋斗都是值得的。或许我不懂真正的社会生活，但这样以梦为马、为梦前行是如今我眼里对于生活的最好讲述。明年我就要高考，纵使眼下一切并不尽如人意，但我愿一如既往地用奋斗的汗水浇灌生活之花，一定会开的。

鹿洛：北漂3年有余，总是担心家里，前段时间给家里安装了摄像头，每天的通勤路上就是我“偷窥”爸妈的最佳时刻。那天给妈妈发微信，她没回我；给妈妈打语音电话，没人接。赶紧打开监控软件，看到妈妈在客厅悠闲地包着饺子，爸爸在一旁喝着茶。我打开对讲功能，喊了一声：“妈！”妈妈先是吓得一激灵，然后温柔地回我：“嗯，你怎么还跑监控里说话了？”“想你们啦！”“疫情稳定了，回家就好，好好工作。”

侯相琪：她是个单身妈妈，十五六岁的孩子正处于叛逆期，隔三岔五会给她惹点儿麻烦。她白天在二手车店卖车，吃完晚饭就去饭店门口等着做代驾。在数九寒冬，当很多人在温暖的家里坐在沙发上看综艺时，她在寒冷的大街上等活儿。在一个暴雨天，她接了个大单，去了100多公里外的邻市，但是回程变得麻烦，大晚上站在马路边，一次次拦车，直到搭上顺风车才回来。虽然生活对她而言有些残酷，但是她从来不怨天尤人，而是每天充满能量地去上班、做代驾，过好自己的日子。

予安：记得初中那会儿，妈妈买菜时要来了一个泡沫箱，在里面放上泥土，移植了几株月季和玫瑰。在琐碎忙碌的日子里，她从不忘去浇水、施肥。每至五六月份，泡沫箱里一派花团锦簇的景象。所以选择过怎样的生活取决于自己。人应该永远行进在追求美好的路上，这是妈妈教会我的，也是我坚信的生活的意义所在。◆

下期预告

作家卡夫卡说：“所有知识、一切的问题和答案，全都包括在狗身上。”漫长历史上，人类不断认识新的动物，探究它们，向存在于地球上更久的它们学习如何生存。奇妙的动物们无私地展示着独属于它们的智慧。2022年第6期最话题：与动物的一次奇妙相遇。2022年5月5日截稿。

恐怖片的惊悚、奇幻片的奇妙、纪录片的壮美、科幻片的震撼，这些似乎凭借看电影才能享受到的感官刺激，其实在真实生活中也有雏形——迷宫般的蚁巢、微距镜头下的雪片、热闹的年会集市……人类的眼睛才是金牌摄像师。2022年第7期最话题：那些电影镜头般的生活画面。2022年6月5日截稿。



美人难过

酸 嘟 摊

文 | 时光听得见

气候使然，岭南地区四季瓜果蔬菜丰盛。高温多雨的日子里，酸嘢成为令人们口舌生津的慰藉之物。酸嘢，岭南方言，“嘢”意为“东西”，故“酸嘢”是指腌制后带微酸味的瓜果蔬菜。应季的杧果、李子、莲藕、木瓜、番石榴等，都可以成为制作酸嘢的食材。

这里有句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嘢摊。”但还有一句：“美人不做酸嘢摊。”为什么这么说？前一句很好理解，是说酸嘢这种小吃颇受岭南人的喜爱。后一句呢？则表明人们都知道制作酸嘢并非什么轻松的活计。既然不轻松，美人自然是不会动手做的，一



饱口福即可。

阿珊是少见的美人，但她摆摊卖酸嘢，这让她的美听起来多少有些破落的味道。事实上，阿珊娴静时不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不似弱柳扶风，“我见犹怜”这样的词和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阿珊是圆脸。圆脸容易给人娇憨的感觉，好在阿珊黑又亮的刘海去除了圆脸的憨气，添了几

分灵动，再加上均匀细腻的麦色皮肤，乌黑眸子眼神从不闪躲，总是直率坦然，看得人心神荡漾，称得上是亮眼的岭南美女。

岭南盛夏的闷热是极有耐心的，它最擅长的手法是“焗”——先把路面晒得滚烫，再浇几场雨，雨后温度不降反升，逼得地表怯怯地交出水汽，最后毫不留情地没收仅存的凉意，整座小城就这样被“焗”成蒸笼。

直到暮色四合，人们才渐渐出来活动。阿珊此时便推着她的小车出来摆摊了，她利落地按下霓虹灯牌开关，等“客家酸嘢”四字闪烁着亮起，再穿上围裙，随意地把头发一盘，露出她纤细的脖颈。随后按颜色由深至浅，把坛坛罐罐的酸嘢一一摆放整齐，把折叠桌椅打开，收拾妥当后，开始等待今夜的第一位顾客。

二

阿珊是客家人，语言天赋极好，客家话和粤语都讲得很地道，更难得的是，普通话也标准，面对形形色色的顾客，总能笑意盈盈地聊上几句。

我第一次和阿珊说话，是因为一个意外。到外地念书的我回家过暑假，夜晚骑着小电瓶车兜风。路过她的小摊时，看到一群男子围着酸嘢推车挑挑拣拣，有

人把酸忙果舀起又放下，有人胡乱地把酸李子和酸黄瓜混在一起。阿珊面有愠色，却依然笑着招呼这群似乎没事找事的混混儿。

那时正上大学的我见状便忍不住刹住了车，劈头盖脸道：“买不买啊？不买让一让啊！”惹得这群男子纷纷转头，领头者挑着眉，恶狠狠地瞪我一眼，旁边的小弟先发话了：“阿妹，先来后到，懂不懂？”

“大哥们莫和女子一般见识，我这酸嘢，妹妹是等馋了，着急了。美人难过酸嘢摊喫！”阿珊连连打圆场，毫无不悦之色，甚至还笑了出来。暖黄灯光下皓齿红唇的阿珊有种灵动的美感。

大哥们似乎很受用阿珊的说笑，东倒西歪地笑了起来，场面有些滑稽。

“那边城管快来了，赶紧给我装点儿酸木瓜带走！”我话音未落，领头者东张西望一番，接着匆匆地摆摆手，这群男子便作鸟兽散了。“再加一点儿番石榴，少点儿辣椒粉。”我忍住笑意，“大哥们不买了吗？”只是早已无人应答。

酸嘢小摊恢复了宁静。此时阿珊抬起手背擦了擦汗，神色似有舒缓，亮晶晶的双眼转了转道：“妹妹，不赶时间的话坐着吃吧，给你送点儿三华李。”

我用力点点头，顺势坐了下

来。不是周末，客人并不多，阿珊便和我聊了起来。攀谈中得知，她做酸嘢这门手艺是祖传的。因为家境不好，她读完初中就出来做事了，先是跟着母亲做，可母亲早逝，现在她一个人照看酸嘢摊子。论年龄，阿珊并不比我大几岁，做起生意来却十分老到。

留意到她的手皲裂粗糙，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聪慧如阿珊发现了我的疑惑。她伸出双手，十指张开又收起，翻来覆去地给我看，悠悠地说：“你看，我是二十五六岁的人，七八十岁的手。都说美人不做酸嘢摊，就是因为这个喽！”

“珊姐，哪儿有人说自己是美人的？”我故意开了个玩笑。

“哪儿有人知道自己生得美不美？傻妹妹！”她笑得眉眼弯弯，十分坦然，“人贵有自知之明，你书读得多，对不？”

“是是是，姐姐说得是。”其实单看珊姐的五官，都不算出挑，但她笑起来明亮又娇媚，爽朗又自如，实在加分不少。

三

一来二去，那个假期里我与珊姐迅速熟稔起来，也许是年龄相差不大的缘故，我们相谈甚欢。酸嘢摊忙不过来时，我也会给她打打下手，她时不时嗔怒道：“妹妹，你这读书人的手，要

被酸坏了。”

慢慢地，我明白了“客家酸嘢”生意好的秘诀，很简单，就俩字——讲究。从选料到制作再到最后出餐，珊姐都太讲究了。

做酸嘢的方法分长时腌制和现场做两种，像酸杨桃、酸豆角、酸沙梨之类，得腌制一个月以上才好吃。

这种需要长期腌制的食材，珊姐一般会定期到乡下的集市去买。她说只有到乡下赶集才能买到最应季、最天然的五六成熟的瓜果。至于腌制的坛子，用的是钦州坭兴陶，都出自老师傅之手。如此，做出来的酸嘢风味十足，微酸却不涩，香脆又爽口。

现场做酸嘢更是珊姐的拿手好戏。如酸三华李，先用流水把三华李快速冲洗，再放案板上狠狠拍扁，在汁水四溢的瞬间撒上白糖；又如酸木瓜、酸杧果、酸番石榴，得先把它们从醋水里捞出来甩干，加入少许甘草盐快速抓拌，再撒些辣椒粉和酱油，放入一口大盆中，再如大厨颠勺般，让瓜果在与调料的碰撞中激发出别样滋味。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珊姐好似与酸嘢共舞，看似随心所欲，但从调料的配比到抓拌调制的时间，她都胸有成竹。

常来“客家酸嘢”的食客，会发现珊姐总喜欢“捆绑销售”。

比如你点了酸杧果，她会让你再来点酸黄瓜，最好再来点酸番石榴。一开始我也感到不解，后来才明白，珊姐讲究色泽搭配，杧果嫩黄，黄瓜青翠，番石榴殷红。用她的话说：“这样才能既饱了口福，又饱了眼福。”赤橙黄绿，酸甜辣咸，在珊姐的讲究之下巧妙融合，这是酸嘢小摊淳朴制胜的经营观。

四

笑意盈盈是珊姐的招牌，我几乎未见过她情绪低落的时候。仅有一次，准备开摊营业时，她边忙手里的活儿边和我闲谈，说起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各方面条件都蛮不错的，只是对方希望她婚后回归家庭，不要自己出来做事了。珊姐语气淡淡的，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我追问：“然后呢？”

珊姐摇摇头：“没有然后。亲戚都觉得可惜，有人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家店，我没吭声，姐不就有自己的店吗？”

“姐，你这是小摊儿！”我假意和她抬杠。

“我喜欢，美人非要做酸嘢摊。”说完，她就又笑得露出小虎牙，麦色皮肤衬得她的牙更白了。我心想，美人果然美得有道理，不由得也笑了起来。

图 | 令山一只

等一场 夏日的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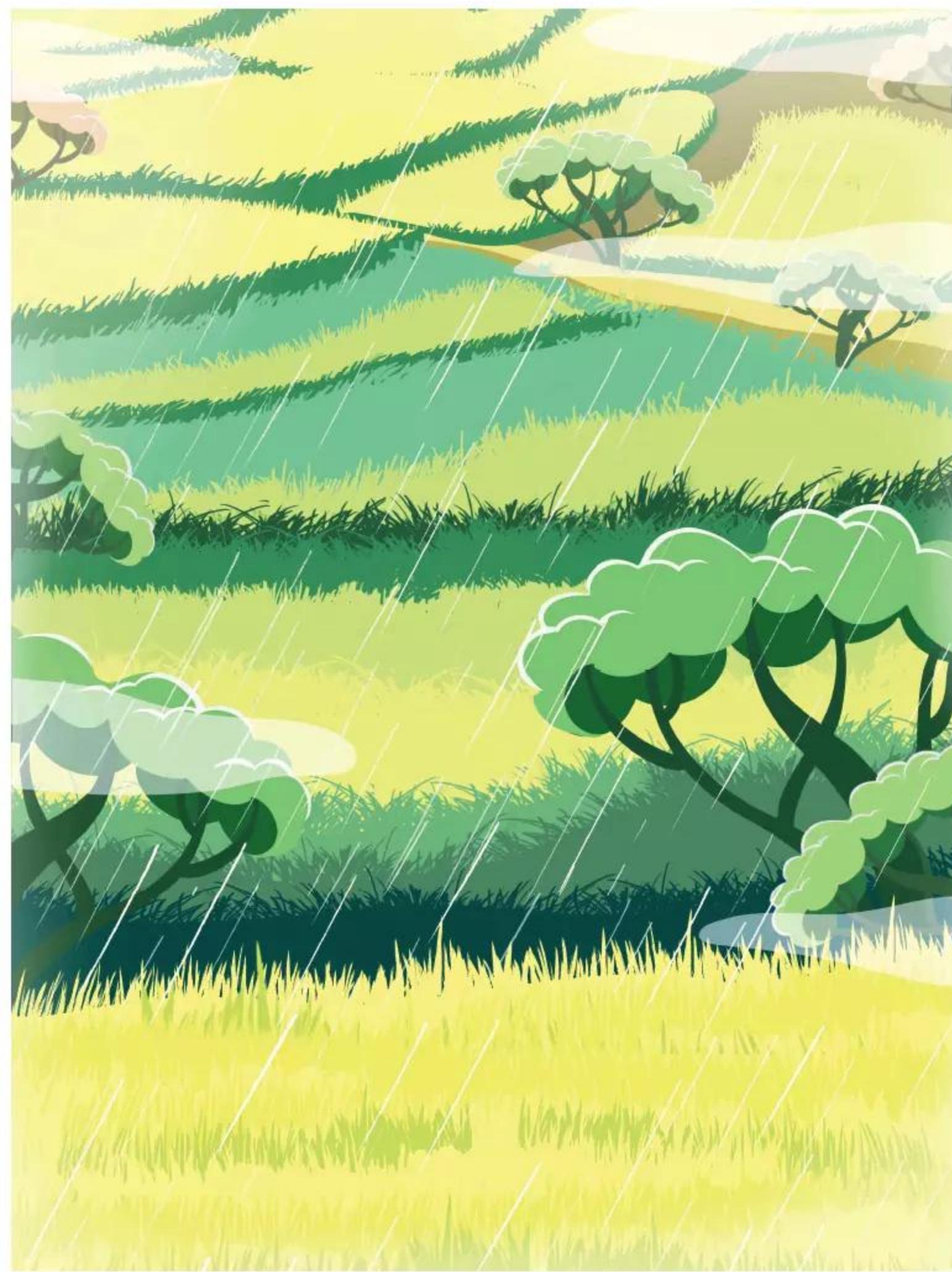
文 | 事已至此

三伏天，最期待的就是一场大雨。老人们都从家里搬了小马扎出来，坐在桥洞里乘凉，边摇扇子边说：“这是谁拿盖子把咱庄盖住了吗？也不刮风下雨，热死个人。”

原本绿油油的树叶耷拉着脑袋，河边的蝉也不知道躲在哪棵树上，叫得烦人。菜地里的菜也撑不住了，挺不直身子。妈妈每天一早就指派我去菜地浇水。

马路上更是烫人，穿着凉鞋，脚底冒热汗。从城里批发来的雪糕，一箱子最多吃两天，一会儿从冰箱里拿两根，一会儿再去拿一根，到最后老妈索性熬了一锅黏绿豆，加上糖放冰箱里冻着，想吃的时候敲碎了就行。

老天爷终于看不下去了，在我们村快被蒸熟的傍晚，狂风终于四起。“起风了！”我坐在屋里看书时，窗户被风吹得咣当一声



关上了，我立刻从窗户伸出头大喊。

老妈早就知道要起风了，正在平房房顶收拾山货。我连忙跑出去帮忙，麻利地把晾晒的衣服取下来，裹成一团，啪一下甩在沙发上；转身赶紧把车推进屋里，把院子里的餐桌收拾好放屋檐下，再找铁皮盖子盖住井口。

天说变就变，风把衣服刮得贴紧身体。老妈把山货扛进屋后，掐着腰出来看天，不知从哪里刮来的乌云，刚才还晴朗的天瞬间就变得黑压压的。

“喔——喔——”弟弟不知搭错了哪根神经，冲着天上飞过的鸟乱叫。我从后面拍了他一下，让他趁着没下雨把家门口栽的两棵辣椒苗绑好，别一会儿被大风吹歪了。

我蹲下绑辣椒苗的时候，风从脖子里往下灌，挠得脖子痒痒的，直教人发笑。天黑得更彻底了，没有雷电，但看这架势，一点儿都不输给上次雷雨交加的天气。

“黑云压城城欲摧。”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学过的诗句，下一句还没说出口，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下来，没有一点儿预警，和平日大雨到来前淅淅沥沥的小雨滴全然不同。我们赶紧把剩下的木棍插好，三下五除二地绑住辣椒苗，豆大的雨滴砸在背上，两三秒衣服就湿透了。

我们连忙弯腰缩肩往屋里跑，前脚刚进屋，后脚就下起更大的雨，就跟拿舀子泼的一样，哗哗地，一瓢一瓢地砸地，雨溅到屋门口。

雨来得快，走得也快，淋过雨的风很清凉。我们家后面没有人家，有几十棵高大的树木，起风时，风从后面吹来，整个屋子都凉爽。我喜欢屋后面的穿堂风，每一次起风，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挂在门后的风筝。可夏天太热了，不是放风筝的时候。

一整个夏天，村庄就在闷热的天和凉爽的雨中循环。可是，我对雨实在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因为一下雨我就闷头睡大觉，还耽误了出去玩。

—

要说等雨，还是在学校里等着痛快。只要不在上体育课时下雨，大家都很期待，黑压压的天，我们完全没心思上课，五六十双眼睛时不时地瞟一眼窗外，就等着下雨。

我们学校在山腰附近，视野十分开阔。赶上狂风暴雨的时节，走廊里挤满学生，那云坠得仿佛伸手就能摸到，我热得一脑门汗，站在走廊里吹风。

雷阵雨也都很听话，一定会在上课的时候下。全班齐刷刷放下笔，扭头朝窗外看。老师也幽默，悠悠地说：“就你们这个专注力，还想考高中呢？一定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说着，他迈着小碎步朝窗台走去，把头稍微侧一侧，看看大雨有没有淋湿他放在车棚里的电动车；看到没淋湿，又扭头回来说我们不专心。

历史课本上的话一点儿都不假，房子的发明带给人巨大的安全感。我翻开历史课本，看着河姆渡人盖的矮矮的房子，心里想，要是下大雨，河姆渡人挤在房子里躲雨，那也挺幸福的，就跟我们全班扭头看着窗外的滂沱大雨，一点儿也不担心淋到自己一样。

雷阵雨来得快，走得也快，往往要放学了，雨就停了。通红的晚霞，噌一下就染红了天，要不是突然变凉快，仿佛没下过雨一样，一转眼就把刚才雷雨交加的场景忘记了。

这么好的天，怎么能回家写作业呢？我和同桌骑着车，慢悠悠地在县城的路上逛，路过卖竹筒粽子的小摊，香味都把胃留下了，可口袋空空。索性就这样一直骑，骑到漫天红霞消失得无影无踪，骑到刚才被暴雨浇凉的空气又热起来，才带着黏糊糊的汗回家。

“怎么回来这么晚？”老妈已经做好了饭。

“留在学校写作业了。”我放下空荡荡的书包，开始吃饭，天这么闷，可能晚上又要下一场雨。

“妈，再下雨，是不是就要发大水了？”

没有人理我，妈妈吃完饭去村头凉快了，爸爸去桥洞玩了，弟弟也不在家。我胆子大，作业一个字都没写就打开电视机看动画片。

至于理由嘛，我已经想好了，回头就给老师说：“家里下大雨房顶漏水，在家接了一晚上水，实在腾不出手写作业。”

这是一个从没用过的理由，老师应该会相信我。毕竟夏天的大暴雨真的很大、很大。

思 想 碎 片

REMARKS



从中国空间站的舷窗望向外面，蔚蓝的地球生机勃勃，它周围是深邃的宇宙，充满未知。除了看不够的美景，3次太空授课同样记忆犹新。我由衷希望通过意义非凡的太空课堂，激发青少年崇尚科学、求知阅读的兴趣。

——王亚平谈“用知识点亮浩瀚星空”

按照学习金字塔理论来说，效能更高的学习方式有三种：讨论、实践和讲给别人听。这三种方式被称为主动学习的方式。其中讲给别人听或者教授给他人，被证明是效率最高的方式。

——陶峻《演讲的逻辑》

十年过去，微信朋友圈早已超越了“社交”的定义，许多人习惯用朋友圈功能分享自己的毕业、结婚、离职、成为父母的重要时刻。发布在微信朋友圈里的文字、相片、视频，就像人生橱窗，重新构筑了我们的十年。

——十年了，微信朋友圈深刻地影响了我们

蔡友平先生曾说，对于他们酿酒的人来说，采集药材酿酒虽然重要，但时间才是最重要的参数，只有时间到了，酒才能荡气回肠。人和大自然也一样，需要时间的沉淀。每个人应该找到自己的时间坐标，在自己的时间节奏当中做得更好一点，就能问心无愧。年轻人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去做三四月的事儿，在八九月自有答案。

——作家余世存认为要像诗人那样去欣赏“时间的玫瑰”

很多人觉得，真正的爱情是将对方理想化。但和人们的印象相反，爱情不会将对方理想化。也许你曾想：

“好吧，这人是挺呆的，身材也没那么完美，但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真爱不体现在永恒的美和平常的人身上，真爱是你能在平凡的人身上看到永恒的美。

——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眼中的“真爱”

于乡间就地取材，用大量的镜头营造具有视觉冲击感的画面，精心呈现炊烟袅袅的朴实乡村生活。

——有媒体如此总结短视频平台上三农领域流量博主的共同特点。他们既真实鲜活地呈现了农村生活，还借鉴了李子柒对田园美学的诠释，同时通过独具风格的镜头、剪辑、专属背景音乐和招牌动作，来打造有独特记忆点的优质自媒体内容

一个人的强大，并非看他能做什么，而是看他能承担什么。

——日本作家石田衣良

所谓科学知识，其实它“阻碍”了另外一个认知体系的发展，那就是人和万物之间直接交流的体系。比如，我们从植物学的角度用100字就能把一棵蒲公英介绍清楚，当孩子们在书本上读到这100字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们已经懂了蒲公英。但是在真正的土地上，自然中的蒲公英不是用几句话或者几百个字能够概括的。你在一棵蒲公英旁边，可以闻到它的花香；你吹一棵蒲公英的花絮，花絮朝天上飞的时候，你本身有感应，你的一部分心思会随着蒲公英飘远，蒲公英会飘到你的梦中。

——作家刘亮程认为对世界的认知要亲自触摸，直接感受❖

池子 | 编

逛

早市

文 | 蟠桃叔



——

我不爱逛商场，偏爱逛山、逛庙、逛早市。每到一个城市，我一定会逛当地的早市，因为早市中可见城市风土人情的细微处。

上海一个叫陈翔的朋友知道我有这个爱好，就称我是“早市侠”，还说什么“云边磅礴日才出，锅内氤氲汤正开。连枝鲜果犹带露，一一无不待君来”。这个“君”，自然就是我。

西安的早市，我家周边的已被我逛了个七七八八。只要不熬夜，早起逛逛早市真是妙事一桩。睡饱觉了，人清清爽爽的，晨曦初上，市场熙攘，这份热闹是看

得见、摸得着的：筐子里的青菜带着露水，李子挂着白霜，故意捏开西红柿让人看起沙的内瓤，藕像佳人臂，三角起棱的大粽子在清水里浸着，玻璃瓶里的土蜂蜜色如琥珀……即使不买，随便瞅瞅都是好的。

早市上不光有卖菜、卖水果、卖小吃的，还有卖衣服、卖鸡毛掸子、卖十三香、卖旧书的，还能见着收二手物品、修沙发和床垫、磨菜刀的……

一些商场里买不到的东西，这里有。比如火柴、白蚁药、高压锅的配件，还有小孩玩的鸡毛毽子和橡皮筋，做针线活儿时用的顶针、绣绷什么的。

待到清明、冬至祭祖时，卖白蜡的小贩将摊位摆在早市的僻静处，不吆喝，安静得常会让不留神的路人踩了摊子。踩了就踩了，他们也不声张，继续静悄悄地待着。

早市上的各色人等俱是五官生动。我觉得早市上的人都像夏日雨后荷叶上的水珠，又亮又活。

说到荷了。小南门的早市上真有一个拉架子车卖荷花的，从乡下拉进城，就在城墙脚卖。遇上了，我就买几枝未开的荷苞拿回家插在瓶子里，只要加半碗水，隔天就开花了，那么硕大。秋天，他又卖莲蓬。我不耐烦剥莲子吃，

嫌苦，便买了莲蓬插进花瓶，枯了也好看。

二

我爱吃洋芋，媳妇爱吃苦瓜，闺女爱吃肉。这些东西早市上都有。除了瞎逛和买菜，我去早市常常是为了解馋，因为很多小吃只有早市上才有，比如蜜枣甑糕、油条、水煎包……

早市上，热油茶很受欢迎。油茶是西安的传统小吃，将面粉、杏仁、芝麻加花椒粉用清油炒熟，加水熬成糊状，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有些店家的油茶里还放了牛骨髓，更香。滚烫的油茶放在大铜壶里，铜壶穿着大袄，保温。店家倒油茶的架势很好看，壶嘴一上一下，“凤凰三点头”，碗外一滴不洒。一大早喝一碗热乎乎的油茶，暖胃又暖身。

我最常去的早市在朱雀路老客运站附近，那里有家卖搅团的。陕西谚语说：“搅团要好，七十二搅。”平常做搅团都是拿着擀面杖在一锅冒着气泡的面浆里搅。这家店则是精壮小伙子拿着个电器，上有带着叶片的钻头，伸到锅里，“嘟嘟嘟”，好似哪吒三太子转起了风火轮。

冬天吃热搅团，夏天则适宜吃搅团鱼鱼。外地人见了这工艺品般的小鱼儿，不禁疑惑这是如何做出来的。西安人憨厚却也不乏幽默，会一本正经地说：“纯手

工，巧媳妇一个一个捏出来的。”

小鱼儿很好做，将热搅团趁热倒入有孔的葫芦瓢里，下接一盆凉水，一个个搅团鱼鱼就如鱼归大海，沉到盆中。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贵妃至夏苦热，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鱼儿于口中，盖藉其凉津沃肺也。”咱们老百姓没有玉，就吃凉鱼鱼，呼噜呼噜喝上一碗，小鱼儿在肚子里游来游去，遂暑热尽去，腋下生风。

三

当然，早市备受欢迎，主要是因为物美价廉。老百姓过日子，就是图个实惠。夏天一大早，趁暑气没有上来，凉凉快快地，我就去早市买水果，再捎上两斤醪糟、三张凉皮回家吃，两手拎不动了才罢休。

在早市买的东西多了就难免会粗心大意，把一些付过钱的东西落在摊子上。一根葱、两头蒜的也就算了，有时候落下一条鱼、两斤肉，我就会心疼。想要回去取，奈何早市散得早，保洁工人一打扫地面，早市连个尾巴都没有了，仿佛之前热火朝天的景象根本就不存在。

早市上的招牌也很有意思。有的郑重其事，用宣纸工工整整地写了，整整齐齐贴在木板上，是很好的书法作品；有的就很随意了，用记号笔在泡沫箱的盖子上鬼

画符，也蛮有趣味的。

电子城市有个卖梨的，拉着一大卡车梨，车上有个“彬州酥梨”的牌子，那几个字又朴又稳，一看就是临了《张猛龙碑》的。买梨时我忍不住问牌子上的字是谁写的，老板说是他媳妇写的，一脸的骄傲。

有次买菜，看见有家卖蒜苗的挂了个“露天蒜苗美美上市”的牌子。转了一圈，又看见一个“精品南瓜面太太”，很是相映成趣。这

“美美”和“太太”都是西安方言，形容程度之深。秦人爱用叠词，有童谣为证：“罗罗面面，油馍串串，蜂蜜罐罐，我娃是个福蛋蛋。”

有一天，我远远看见某摊位上的牌子有“香菱现场脱皮”几个字。我心一惊，怜香惜玉起来，马上想到《红楼梦》里的那个香菱了。走近才知道，这“香菱”原来是核桃的一个品种。刚下树，带青皮的，可以现场去皮。我哑然失笑。

有个卖甘蔗的摊位，牌子上写的是“老品种甘蔗，从头甜到脚”。我爱这句“从头甜到脚”，就买了一根，让老板给我削皮。老板一边运刀如飞，一边口若悬河，讲晋朝有个姓顾的人吃甘蔗从来都是从头朝脚吃。原来甘蔗根比梢甜，这样吃，越吃越甜，渐入佳境。成语“渐入佳境”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

我听了很是佩服。西安的小商贩里确实藏龙卧虎。

共同生存

如何与其他生物和谐地共存于这个蓝色星球上——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这个命题从未有过最优解。人类和地球上大部分碳基生物一样，仰赖资源存活，很不幸的是，对于我们这些智人来说，赖以生存的大部分资源恰好就是其他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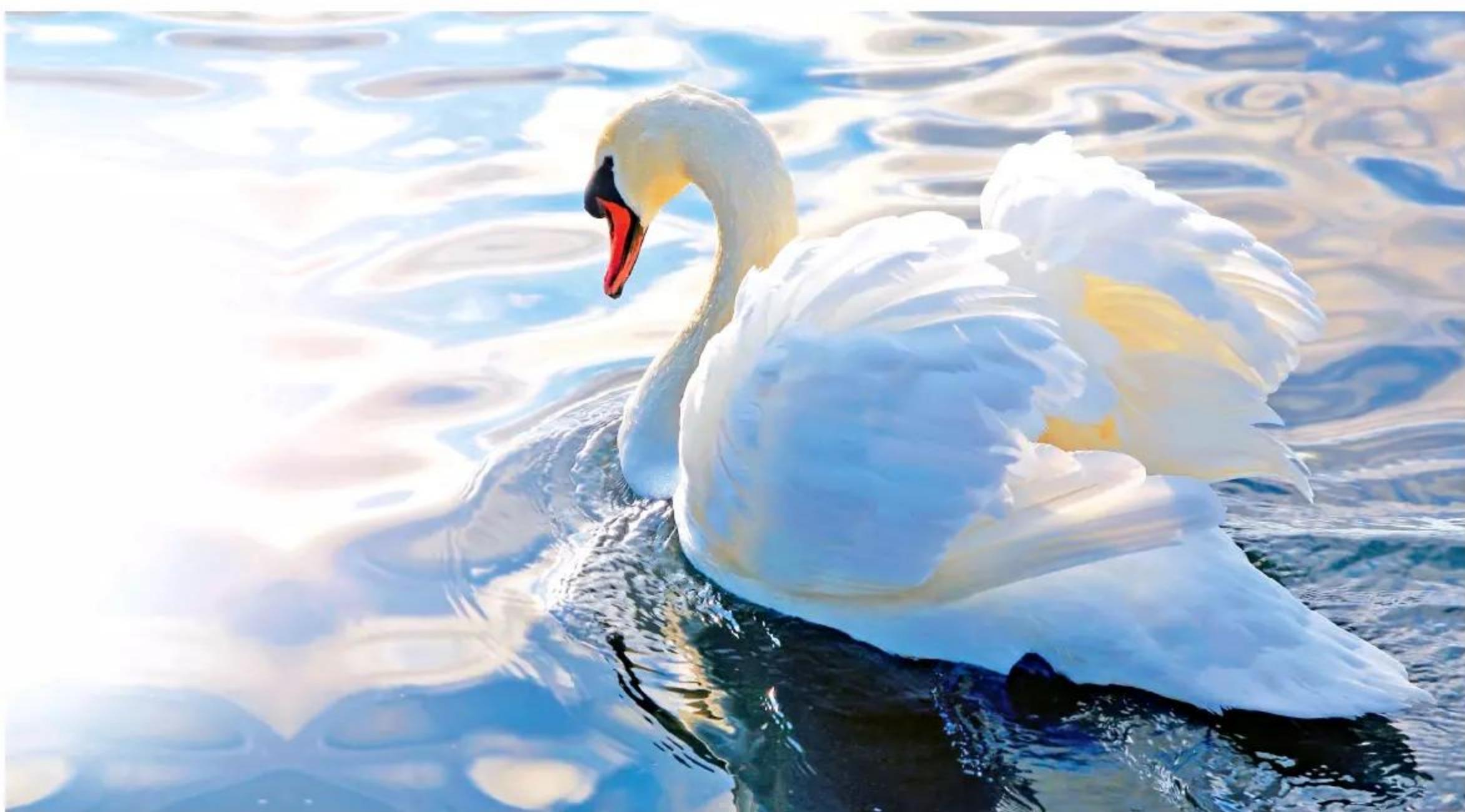
无论是因为涸泽而渔、焚林而猎将带来的可怕后果，还是出于对地球上美丽、多样生物的纯粹的爱，我们都必须接受一个现实：如果99%的生物都消亡了，人类绝不会是最后一个站在地球上的物种。

那些看似遥远、与我们的生活并不息息相关的生物，或许正是南美洲振翅的蝴蝶。谁知道呢？那些湖中娴静优雅的天鹅，草原上庞大沉默的象群，雨林里参天而立的树木，甚至尘埃里不被我们放在眼里的昆虫，它们的消失，都可能是这个脆弱生态体系里最先崩毁的一环。

作为现任地球霸主的人类，要向自然致以敬畏，敬畏美、敬畏雄浑、敬畏高大、敬畏渺小；也要向自然施以援手，保护美、保护雄浑、保护高大、保护渺小。

我们需要全面修正与大自然，与生物世界的关系。毕竟，依存于地球的人类，并不独自拥有这颗星球。





又见天鹅

文 | 刘水清



在我老家东边的湿地见到天鹅了，它们已是第二年来这里了。

天鹅大致在每年的秋末冬初莅临，到来年三月，又返回南方。屈指算来，它们差不多每年在这里生活半年的光景。

这湿地与别处湿地不同，它南与黄海相连，北与大河相接，在淡水和海水的相交处有一个小岛，天鹅就安居在岛边的水泽中。它们就在那里沐浴、泅游，活

动半径也就十几米，循规蹈矩，极为安静。这一带在夏天是一片碧绿的荷花淀、芦苇荡，入冬大都凋零，只剩下枯黄的残枝和一片摇曳、萧条的芦苇，芦花经北风一吹，飞得飘飘洒洒。

这五只天鹅可能是一个家族吧，不然为什么总是那么融融睦睦呢？近半年来，我听不到它们的一点儿叫声，它们总是那么安静、端庄。五只天鹅里有四只是纯白色的，另外一只只是灰色的。这只灰天鹅羽毛稀疏，体形也娇小，总是被两只大天鹅围在

中间。不用说，它便是它们的孩子了。查了一下资料才明白，小天鹅刚出生时就是灰褐色的，后经几次换毛，才渐渐变成白色，变得丰满茁壮起来。家鹅与天鹅表面看来相似，但骨子里浑然不同。家鹅看家护院，总是气势汹汹的，那好大喜功的“嘎嘎”叫声一响起来，整条巷子仿佛都能听见。家鹅喜欢显摆，天鹅偏向藏拙。

我日渐看出，天鹅不怎么喜欢游泳。它们来这片水域，似乎主要为谋生。它们在陆上所有的

储备，似乎都是为了蓄势待发，拼命汲取大自然的生机和活力，重整旗鼓，再飞蓝天，飞得更远更高。所以它们把机智和锋芒全藏了起来，秘而不宣，大有卧薪尝胆的精神。它们的周边是一大片野鸭，黑压压的，但是天鹅就愿局促在那么小一块水域，任野鸭和白鹭对它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也不为所动。

它们身躯庞大，但需求的地方又是那么狭小，没有贪欲，似是飞遍了大江南北，阅尽了世间沧桑。它们使我明白，若非韬光养晦，焉能飞那么久、那么高呢？

二

眼看到三九天了，天寒地冻，冰层在加厚、加宽，“嘎巴嘎巴”直响。早晨我去看它们，它们仍在那里，不愠不火，偏安一隅，开辟出一点点水域，野鸭还赶来凑热闹。它们大肚能容天下事，风雨不动安如山，颇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意。

我看到它们在这个严冬里为获取食物展现的坚韧与顽强。它们一个猛子，把头扎进水里，一次倒立，足有三五分钟之久。它们的脖子很长，就像大象的鼻子一样，是在水下探寻食物吧？它们需要一个无忧无虑、宁静祥和的世界，不远万里飞来，为的

就是这片静谧。而我同是天涯沦落人，从人事纷纭的闹市出来，也是为了找到这片刻不可错过的天赐福地。看来人要从动物身上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这也是许多动物能和人类长期和谐共生的秘诀吧？

动物之间也有语言，有它们自己独有的密码信息。俄罗斯散文家普里什文曾在一个寂静的冬夜里，听到天鹅的一次亲密交谈。他在《大自然的日历》里是这样写的：“听说天鹅在我们这儿逗留了很久很久。当湖里除掉中央一小块外都已结了冰，车马已经利用冬天的道路，径直在冰上行走的时候，在静谧的黑夜，往往可以听见湖心某处低沉的谈话声。你还以为是人哩，原来却是天鹅，她们在尚未结冰的湖心聊天。”

三

可惜我没这份际遇，因为天鹅来我们这里只有短短的两个秋冬。我希望它们年年来，就像檐下的家燕一样，成为我生活中亲密无间的朋友。我希望我们之间愈来愈融洽，像老朋友一样畅谈，海阔天空、无拘无束、胸无芥蒂。既然是朋友，它们的一举一动都让我时时牵挂。这阵子我每晚都看天气预报，风刀霜剑严相逼，我生怕天鹅耐不住这严寒，会不辞

而别，另寻他乡。急不可待地上网查了一下，天鹅可耐零下34℃的低温，身上有上万枚羽毛，比我们人造的羽绒服都保暖，这让我揪紧的心一下落了地。

可这些日子，天鹅倒有那么一两天不见踪影。天鹅去了哪里？刚下眉头，又上心头，我就像在寻找相交多年的老朋友，责怪它们为何不打声招呼就走了，这可不是齐鲁礼仪之邦的风范。

终于，没过两天，天鹅又飞回来了，还在那片水域，还是它们五只。大地和森林披挂上一层厚厚的雪绒，这也衬托得天鹅更加白净，似与大地完全融为一体。“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仿佛那只灰天鹅也在白雪的洗礼下变白了。我眼睛近视，就向站在桥上正在摄影的朋友问道：

“你看那只灰天鹅，是不是变白了？”朋友说：“镜头里看，不光变白了，也变大、变壮了。”看来那只小天鹅在父母的呵护下，在这个冬季就要完成换毛的使命了。

它们是不是又要飞回南方，回到它们的出发地？其实，天鹅和我们人类一样，没有一成不变的出发地和栖息地。适者生存，我们都在苦苦找寻最适合我们长足发展、持续发展的环境，至今乐此不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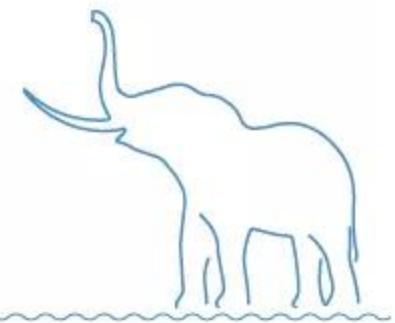
最后的长牙象

文 | 詹姆斯·柯里

就在100年前，长牙象在非洲还很常见。那里有成千上万头长牙象和几百万头其他大象。然而，根据最新的大象普查结果，地球上大约只剩下40万头非洲象。每次有长牙象非自然死亡时，它积累的智慧便会消失。对大象社会来说，跟智慧损失相比，巨大的象牙损失显得微不足道。

——

在2013年12月的一次拍摄之旅中，我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象。我是世界上最后看到最大大象的活人之一。它的名字叫伊西洛，祖鲁语意思为“万王之王”。它住在坦贝大象公园里。公园位于南非的东北角，有稀有的沙林和沼泽地，环境十分优美，是夸祖鲁-纳塔尔最后一群自由漫步的野生大象的家园。伊西洛不仅身形极其庞大——它在壮年的时候，重达7吨，肩高4米，而且它还拥有当时活象中最大的一组象牙。



■ 一头大象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长出的象牙长度，比最初的10年或20年长出的长度还要长

坦贝人的传统领袖、坦贝象的管理人恩西·坦贝曾决定将伊西洛的象牙放在班德机场的入口处，以纪念这个温柔的“巨人”。但是，在我拍摄完它之后不久，伊西洛就消失了。几个月来，公园管理员一直在找它，担心会发生最坏的事情。

2014年3月，人们终于发现了它腐烂的尸体。尽管人们认为伊西洛是自然死亡的，但公园管理人员惊恐地发现，约3米长的象牙是被人明目张胆地从这头具标志性意义的大象的脸上扯

下来的，直到今天，它的象牙还没有被找到。随着伊西洛的死，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它象牙长度的精确记录。

就在它死后几个月，在1600多公里之外，一头同样著名的大象最后一次进入肯尼亚山的禁猎区。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山象”，它是只漫游象，漫步在莱基皮亚高原和肯尼亚山之间的广袤土地上。尽管它不像伊西洛那么高大雄壮，甚至可能也不是公认的“大长牙象”，但它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它戴了项

圈，以便环保人士能追踪它的下落。

为了进一步保护它，阻止偷猎者，它的象牙被锯掉了。但几个月后，人们在非洲第二高山的森林深处发现了它的尸体。尸体上布满枪伤。它的象牙被锯掉之后，余下的残根依然壮观，足以使人“有理由”将它残忍地杀死。山象的象牙也一直没有被找到。

人们常说祸不单行。对标志性公象来说，2014年也是祸不单行的一年。下一头受害大象是一头非凡的肯尼亚长牙象，名叫



■ 传说中来自南非坦贝大象公园的伊西洛死于2013年年底或2014年初，“官方”宣布其为自然死亡。然而，它的尸体在它死后2个月才被发现，并且失去了象牙

萨陶，是肯尼亚最大的长牙象。它的象牙可能只比伊西洛的小一点点。它住在东察沃国家公园。它那几乎对称的象牙微微弯曲，走路时差不多能碰到地面。2014年5月下旬，萨陶被一支毒箭射入左肋致死。讽刺的是，它是在国家公园内被杀害的——这个地方本应保护它，帮助它躲避偷猎者。世界上最大的3头大象在3个月内都消失了。

二

伊西洛和萨陶属于精英大

象，这些大象被称为长牙象，每侧的长牙重量超过45公斤，但这些大象的数量正日益减少。在这场大象危机中，最令人震惊的一个问题是，在剩下的象群中，有一个奇怪又明显的现象——大象正在逐渐失去“大象特性”，大根象牙基因正在消失，迅速被小根象牙基因取代；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某些地方，它们出现了无牙基因。由于猎杀长牙象，人类加快了象牙消失的速度。今天，在非洲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还有“百磅象牙大象”在游荡。

正如我们所知，大象正在加速灭绝。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估计地球上只剩下25头大长牙象。与此同时，整个非洲象群的无牙象越来越多。这是人为的、非自然的选择。

在一个健康的大象种群中，无牙象占3%~5%，但现在，这一比例上升到60%或更高。例如，在南非的阿多大象国家公园，90%以上的母象都是无牙的。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在非洲一些著名的自然保护主义者的眼皮底下发生了这种情况。2008



■ 肯尼亚东察沃国家公园的萨陶



■ 萨陶 2 号和它的三个随行伙伴在肯尼亚东察沃国家公园。2016 年萨陶 2 号死于偷猎者的毒箭之下

年发表在《非洲生态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指出，在赞比亚的南卢安瓜国家公园和附近的卢潘德禁猎管理区，无牙母象的比例从1969年的10.5%上升到1989年的38.2%。这并不是因为大象口腔卫生状况不佳而导致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赞比亚的象牙偷猎活动大幅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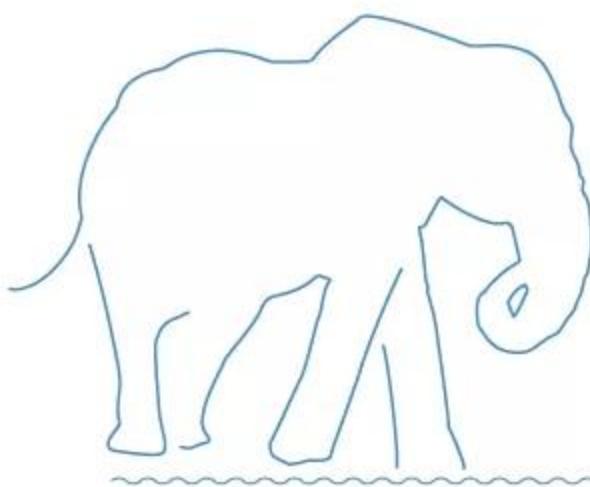
大象的象牙有许多基本生活作用。大象可以用象牙从树上

取下树皮，挖出树根，把困在烂泥里的幼象捞起来，掘地取水。它们的功能从重要到平凡，从必要的防御武器到简单的帮助象鼻休息。虽然无牙象也可以生存，但它们基本上是残疾的，它们失去了很多“大象特性”。

像伊西洛、山象和萨陶这样的巨型大象的消失令人沮丧。不过，我们还有一丝希望。肯尼亚的察沃国家公园和南非的坦

贝大象公园目前有巨型象牙的最佳基因。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们需要保护和培养这些大象使者。

有些人可能会说，人为的“无牙象进化”从长远来看会拯救大象；那些巨型“百磅象牙大象”的象牙照片是过去时代的遗物。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看到大象原本的样子：长牙、健康，不受人类贪婪的迫害。◆



大象为何重要

文 | 伊安·麦卡勒姆

大象为何重要呢？因为就像任何野生动物一样，它们的生命在生物学上和历史上都与我们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它们与人类共享了90%以上的基因组。因为它们是大象，因为它们在人类中所代表的意义，所以它们重要。它们激起了我们的情感。它们在我们的故事、民间传说、神话和语言中活灵活现。它们存在于我们的语言和隐喻中：“房间里的大象”（指显而易见而又被忽略的事实），“白象”（指昂贵却无用的东西），“像大象一样的记忆”（指记忆力好）。如果人类是会讲故事的动物，那么故事中的动物就是人类故事的一部分。大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象危机就像所有环境危机一样，是我们每个人的危机。要么行动起来，要么转过头去，我们之中有谁愿意为无声者发声呢？



■ 穆伦波（美丽一号）是察沃国家公园众多巨型大象之一，每根象牙重达 140 磅（63.5 公斤）



■ 穆坦达，肯尼亚察沃国家公园里一头特别优秀的领头母象，60岁自然死亡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强调大象的重要性？为什么不是犀牛？为什么不是金龟子？为什么不是世界上的海洋和森林？我之所以选择大象，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标志性物种现在遭到了惊人的屠杀，还有另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们在其生活的生态系统中是关键物种。第二个原因是它们的象征意义：它们代表着什么，能够体现出我们的自我意识。对于我来说，它们反映了世界野生动物物种的普遍命运。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这么庞大的动物，我们又怎么能保护地球上那些体型更小、容易让人忽视的物种呢？◆



《最后的大象》

[南非]唐·皮诺克

[南非]科林·贝尔 编

刘洋、张弘兆杰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共同构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地球家园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以绿色转型为驱动

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以国际法为基础

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大姨的市井和江湖

文 | 肖 遥



小时候，我有个误解，以为大姨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干的女人。她的兄弟姊妹们，我妈少言寡语，大舅有点儿结巴，小姨虽然爱说话，但都是车轱辘话来回说；而大姨说起话来，既有强势的观点输出，又有有趣的故事支撑，利索、泼辣、幽默的大姨总能把事儿说得都是她的理儿。

后来读《红楼梦》，看到王熙凤“人未到，声先至”的出场，不由得联想起大姨。大姨回娘家

的时候，经常跟姥姥说起自己在婆家的日常，包括与邻居的纷争和与姨夫的斗嘴，还有跟同事的是非，在我们孩子听来，就没有大姨摆不平的事。

大姨是火车列车长，她带领的车组团结，人际关系特别好。记得我跟大姨去上班，那些叔叔阿姨都热情地围着我，好像老早就认识我一样，跟我开玩笑，我很快就跟他们每一个人都亲热起来。他们将枯燥的工作变成了一件轻松的事，以至于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当列车员。

大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她家的饮食格外精致可口。可能因为女儿静静从小体弱，大姨总是变着法子给女儿食疗进补，所以她会做很多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好吃的。每次过年时的家庭聚会上，表妹静静都是打扮得最靓、最醒目的那个。我小时候经常幻想，要是自己是大姨的小孩，一定很幸福。

我和表妹丫丫没事就往大姨家跑，静静的奶奶总是蛰伏在楼上，当我们的声浪一不小心漫进她的窗户，她就厉声呵斥：“静

娃！”我们便大气也不敢出。大姨夫对我们小孩还算是热情，他早年下岗，尝试过做些小生意，但都失败了。印象里，他总是稳稳地坐在客厅中心的凉椅上，二郎腿像绞麻花般缠在一起，不管嘴上怎样“五马长枪”，屁股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凉椅，他像是长在了那个凉椅上。偶尔他不在家的时候，一眼看见那把空凉椅，我都会绕着走，不敢触碰它，总感觉我姨夫把他身体的一部分忘在了屋子。

一

回到娘家的大姨是最风光的，当她大着嗓门中气十足地吹牛时，表妹丫丫会习惯性地捣蛋：“你上次明明说他把你气得两天吃不下饭，咋这回变成了你把他给说得不吭气了？”“上次你说姑父扯着你头发，这次咋变成你要把姑父的腿给卸了？”大姨吼一声：“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小心我把你腿卸了！”丫丫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把大姨流光溢彩的故事戳得四处漏风。

后来听姥姥说，在她的几个子女里，其实大姨最不容易。大姨夫下岗后，大姨要养活一家四口还有公婆、大伯、小姑等“外

挂”人员共计七八口人，还因为头胎生的是闺女，曾被婆婆讽刺是“不下蛋的鸡”……总归就是一个强势婆婆主导下传统大家族的故事，拿着其中“忍辱负重的儿媳妇”剧本的大姨，辛苦可想而知。

而大姨的工作，和所有职场一样布满荆棘，并没有她展现出的那么光鲜与祥和。我妈无意中感慨大姨工作太辛苦了，每天早上4点就起来，有时候彻夜工作，“也就是你大姨，一般人还真吃不了那个苦”。大姨的个子才1.5米，她的下属有很多1.8米的小伙子，刚当上列车长的时候，她没少跟下属们过招。在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大姨吃过亏，也震慑住过他们，但更多的时候，她是用身先士卒来带动、感染他们。每个年节，从没见过大姨在家，她不是在加班，就是在替某个下属顶班。同事遇到刁难，大姨第一反应是扑上去帮着圆场子，为下属撑腰，为旅客解决问题。大姨还真有点儿阿庆嫂的劲儿，“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大姨做的是最市井的工作，每天接触各行各业的人，既提供服务，又要进行管理，直脾气的人搞不定，弯肠子的人也理不

清，不够真诚的话会被投诉，没点儿泼辣劲儿会被欺负，所以得有些混不吝，还得有些幽默感。用她同事的话说：“你大姨这人，大气！特别能扛事儿。”我那当教授的大舅评价她：“霹雳手段，菩萨心肠。”如此这般，大姨的同事们最终被她折服，她的团队充满凝聚力，也生发出了近乎手足情感的深情厚谊。

大姨每次回娘家讲她遇到的奇人异事，都会惹得全家笑半天。她其实隐去了其中艰难的部分，她用这些故事来鼓舞自己，娱乐家人。说得多了，好像她就变成了奥特曼，没有她打不了的怪兽。其实大姨的吹牛不过是个释放压力的过程，她一次次地复述和生活过招的经历，强调那些过关斩将的成功，来对那些败走麦城的憋屈进行覆盖和遗忘。就像王熙凤的八面玲珑也不是天生的，刚入贾府当孙媳妇的时候，她只是一个天真的深闺小姐，可是在复杂的家族环境中，有那么多老的小的要照顾，有很多困难要克服，她不得不挑起担子，把自己练得皮糙肉厚、三头六臂。

三

然而，生活不断试探大姨的吃苦底线。静静工作了，表弟上

大学了，大姨刚刚松口气，可刚生完孩子的静静就得恶疾离世了。知道这个噩耗时，我们都吓到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让大姨少些疼痛。我宁愿她失控、愤怒，迁怒于命运，毕竟，这种创伤，无论怎样崩溃消沉都不为过。可大姨从来不会和生活撕破脸，她不是不敏感，只是在生活一轮又一轮的暴击中，她的心被撑大了。面对这沉痛的打击，大姨只说：“静说，让我不要伤心，就当把她重新养大一次。”从那以后，大姨还是大姨，坚韧、平和地带着外孙女生活。

只是在家庭聚会上，大姨的嗓门不再大，也不再提溜出小辈来排揎、揶揄。不是因为大姨不再自信，而是生活向前奔跑，我们都觉得有点儿跟不上，更何况大姨。拿我们这一辈来说，有的离婚了，有的辞职了，有的坚持单身，让长辈给予我们的关于生活和工作的祝福全部作废。他们的标准在我们的世界完全行不通了，他们拿着古老的尺子和过时的小红花，多少有些不知所措。

当大姨发现她不能再给小辈指导，不再有建设性意见可提，就非常知趣地缄口不语了。虽然亲戚群里动不动就会有小辈转发《过年如何应对七姑八姨》的文章，但七姑八姨现在早就不给你对峙的机会了，还没等你摆出一副“咱们有那么熟吗”的姿态，她们就已经让出一箭之地，彼此变得小心翼翼、客客气气。

我们和大姨的联系，就剩下微信朋友圈。我的每一条微信朋友圈，包括亲戚们的每一条微信朋友圈，她都点赞，但几乎都是最后一个点赞的。她是在照顾完外孙女之后，才有时间打开手机，认真为她浏览过的内容点赞。在微信朋友圈里，小辈们展示着滤镜下的生活给亲朋看，和大姨当初回娘家吹牛的目的貌似异曲同工。大姨对这些“虚假”报以最大的慈悲与宽厚，对每个人的状态报以真挚的好奇和欣赏。

毕竟，当年大姨沐浴着满天星光走向她负责的那辆列车时，没有谁比她明白，在人生的列车上，每个人都是旅客，他们展示出的只是表象，那些荣光背后用汗水和泪水浸泡出来的经历，才是真实的自己。◆

图 | 令山一只





夏天是适合偎着窗户来打发时光的。

窗是一个风兜子，总能把窗外的气息和气韵都兜进室内来，似从沧海之中，舀一勺最蔚蓝的水。一座宅子，最具有童话气息的物件，我觉得有二：一是炊烟袅袅的烟囱，会隐隐泄露一些室内的秘密，譬如美食和主人的喜好；二是一扇透出灯火光芒的窗户，总让人觉得温暖。如果宅子是一部大戏的话，窗户就是一个绝佳的序幕，窗吱呀一声打开，好戏就开演了。

我认识一位画家，每到夏天来临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家的双扇窗用宣纸糊上一扇，另一扇是透明的，可观窗外景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糊了宣纸的那一扇窗上临摹窗外景物。

他最喜欢画的是竹子。他的窗外是大面积的竹园，竹子疏朗有致，多旁逸斜出，很是闲散。他画的竹子亦是如此，尽管用的是黑白水墨，却有风的印记其中，很有意趣。

有时候，他也会画窗外竹林里的一只鸟，羽毛华丽，在竹子的枝杈间眼神清明、若有所思。画家常说：“窗外的竹园就是一个大观园，我每天临摹，画完一个

张，就再替换一张，阴晴冷暖都在我的笔下记录。一扇窗户观世界，一扇窗户画世界，真是入眼、入画、入笔、入心。”

我去找这位画家朋友，有时候看半扇窗户开着，就知道他在作画。先不敲门，只在窗外看着，只见一笔笔浓淡焦枯划过窗内的宣纸，竹林里竹叶窸窣窣窣作响。我依稀能听到笔墨划过宣纸的声音，两种声音交相辉映，可以淹没初夏时光里醉人的莺啼。



一扇窗户，就是一个画框，窗外的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笔墨。春日里的柳浪莺歌，夏日里的烈日蝉嘶，秋日里的荒草虫鸣，冬日里的凭栏落雪，都可以在窗户的“装裱”下格外有韵致。

看过一个和窗户相关的主题画展，名字叫“窗的浮世绘”。画展上那些以窗为背景、前景的画作，真是构思精巧。窗外的天空，似退潮的海浪；窗内的灯光，似沉静的湖水。画布上的题材，有窗内人的剪影，影影绰绰，模糊中裹挟着浓浓的神秘感；也有窗外的梅花和雪，梅雪两全，凛然有风骨；有以窗内人的视角画窗外的泡桐花，在初夏的光景里，粉紫色的泡桐花玲珑可爱，依稀

可嗅甜香；有以窗外人的视角画窗内人在闲读，秀发披肩的女子手捧陈继儒的《小窗幽记》，很是应景，书中的醒、情、峭、灵、素……纷纷入画。

中国建筑的智慧和意趣，也体现在许多窗户上：格栅窗古拙，透着质朴气息；槛窗温婉，似大家闺秀的端庄；横披窗简约，似一阙宋词一样优雅；漏窗就是一扇阳光的筛子，把窗外细碎的光阴筛到室内，也把窗内人目光通过零碎的窗格聚焦到窗外的一片叶子上，这扇窗就成了一个镜头，充满诗意的聚焦和打量！

有一年的春末，我曾在三坊七巷的二梅书屋看到一排窗格，那真叫一个美。目光从两树梅花望过去，窗户是双层镂花的，依稀可见窗板上的戏文故事。这样的窗户有着浓郁的中国式优雅。

中国人总是含蓄的，表达情感不会那么直接。我们造宅建园，以门户为冠带，那么窗户就是挂在褂襟上的一对环佩，或是带着草药芬芳的一对香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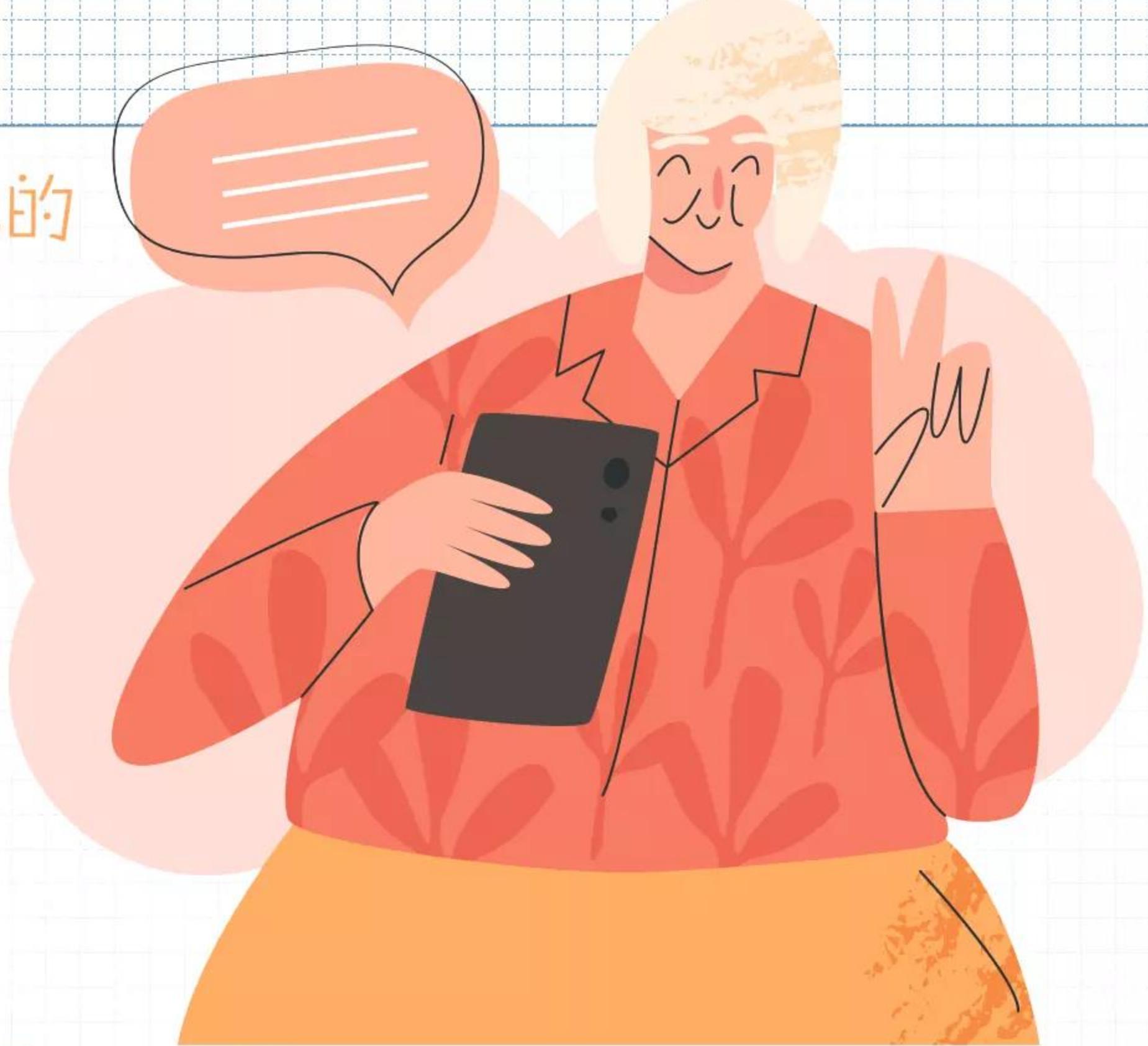
一年四季，冬日门窗紧闭，秋日开窗也少，春风过于强盛，开窗最多的时候还是夏季。夏天来了，把一腔心事交付给一扇窗，临窗赏景，凭栏抒怀，都是无限风雅事。◆

会用智能手机的 妈妈

妈 妈

文 | 青 争

2019年假期回老家，我给妈妈带了一台智能手机，她的老年机终于退休了，这部新手机为那个对外界毫无感知的妈妈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一

妈妈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读过什么书，不认识字。智能手机一开始在她眼里就是一块板砖，智能不智能的，根本体会不到。

妈妈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的第一步是拨打电话。在一旁的弟弟指着屏幕说：“在这里输入数字。”妈妈照做，伸出满是茧子的手在屏幕上小心翼翼地点了一下，生怕弄碎了。她好不容易点完11个数字，手指慢慢收了回来。弟弟接着说：“按一下这个绿色的圆圈。”妈妈乖乖地照做。

“嘟——”，我的手机响了，妈妈问是不是成了，我点点头，然后让她自己重新输入一遍练习。不过第二天，妈妈又忘了如何打电话，又得重新教一遍。如此反复教了几天，她终于记住了。

我们回城里上班之前，给妈妈注册了微信，教她打视频电话。等到我们都离了家，一段时间后也没接到她打来的视频电话。我打了过去，半天没人接。我干脆打电话问她怎么回事，虽然我已经猜到原因了。妈妈说，她总是记不住按哪个键，怕按错了搞坏手机。我说：“妈，没事的，多尝试。”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和练习后，妈妈能够自如地

打视频电话了，就隔三岔五地给我打。一般我们女孩子视频通话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自己最好看的角度，这样才会舒心。但妈妈和我视频的时候总是将脸贴在屏幕面前，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沟壑，看得清清楚楚。

二

妈妈只会视频通话和发语音消息，微信的其他功能她都不会使用。有时候，她看见微信群里那些突然蹦出来的文字消息会有些兴奋，但又无奈，她不知道大家在聊什么。如果看到一些表情包，她就发语音说：“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如果是搞笑表

天真真好

文 | 孙君飞

天真真好

每当我做错一件事情

别人嚷一句“你真天真”

然后就原谅了我

天真是树叶上的灰尘吗

大家等待着一场大雨

淋去灰尘

露出他们都喜欢的绿色

天真真好

就像春天总有一根羽毛

挠得你发痒，只想笑

情包，她看不太懂，就会说：“这人怎么这样？”我觉得妈妈很可爱，不过想想又有点儿无奈。有些交流她参与不了，就活在别人的世界之外。有时候，我会特地发语音给她，将她拉进我们的世界。只有在一家人都能参与聊天的微信群里，远在异乡的我才有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感觉。在周末大家都有空闲的时间段打多人视频电话，大概是妈妈最期待的事情了——屏幕上挤着6个脑袋，七嘴八舌地说着天南地北的事情。她静静地听着，我们工作上的事情她不懂，也不怎么过问，来来去去都是那么几句：“有没有吃饭？”“工作累不累？”“照顾好自己。”

春节回老家的时候，我发现妈妈跟着流行趋势刷起了短视频。睡觉前，我在房间里看书或写东西的时候，她就在我旁边刷视频，边看边评论，时而大笑，时而感叹。而她能刷到的总是她那个年纪的人关注的内容，总也逃脱不出她自己的认知范围。

慢慢地，妈妈学会了使用无线网络，会看手机日历，会抢红包……智能时代已来，只是覆盖得不均衡。像妈妈这样不识字的女性还有很多，时代在不断前行，时间在催她们老去，她们仿佛活在一个时代的断层里，岁月倥偬，她们安静如昨。◆



被白天困住的蛾子

文 | 图 高东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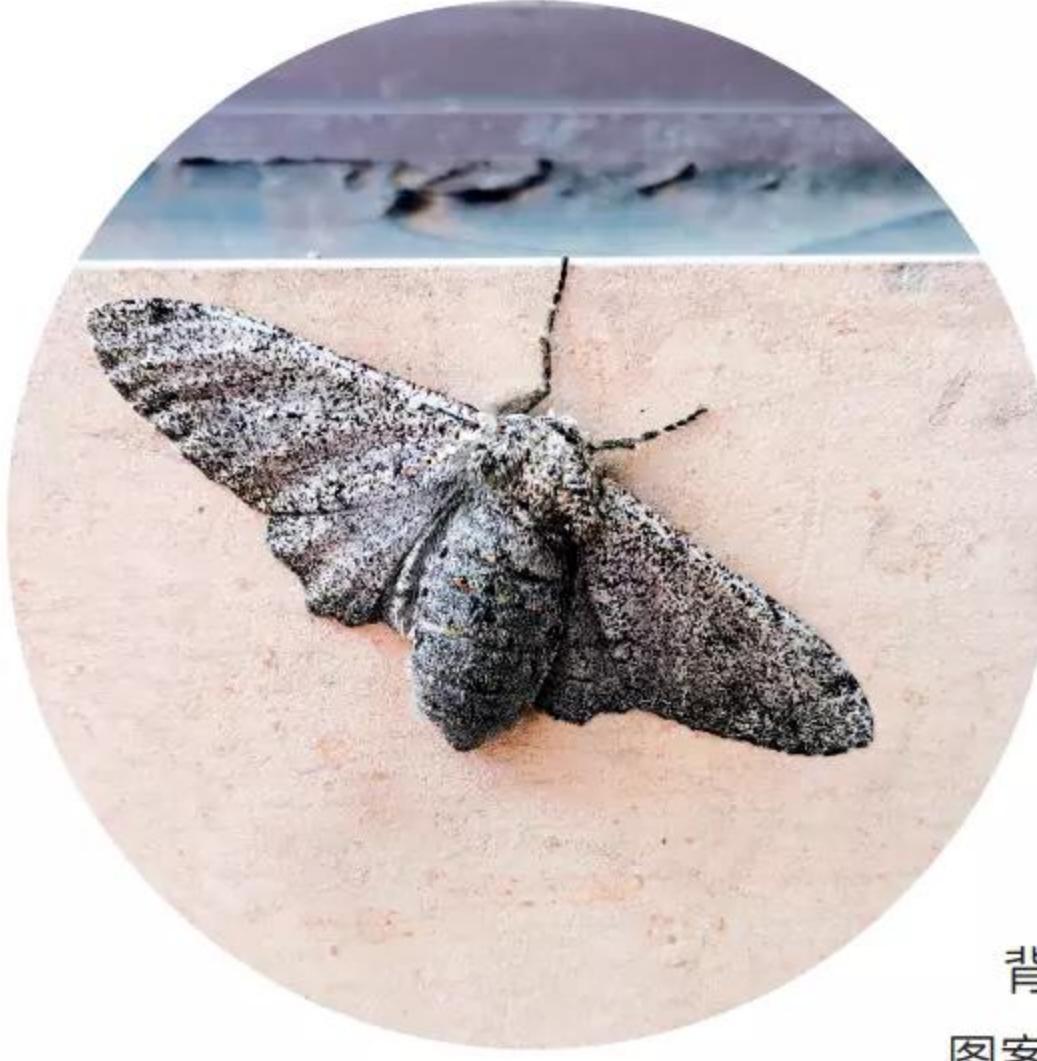


大部分蛾子是夜行昆虫，白天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科学家研究发现，它们靠月光来确认方向，如果把灯光错认成月光，那就凶多吉少了——飞蛾扑火的惨剧，就是这么发生的。

我们在白天看到的蛾子，大多就是因为它们夜晚被灯光吸引，飞到了室内或者室外的灯下，到天亮时也没有找到回去的方向。它们被白天刺目的日光困住了。蛾子已经适应夜晚的暗淡光线，白天的日光刺眼，估计它们恨不得能戴上墨镜。在蛾子漫长的进化道路上，夜晚何曾有过这些炫目的光源，晚上的灯光给它们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也因为这个失误，我得以在白天看到难得一见的蛾子。

办公室旁有个小会议室，穿过它是厕所，为了方便大家，晚上常亮着一盏日光灯。有一次，就飞进了一只硕大奢华的箩纹蛾。我看到的时候，它正趴在水泥房梁和天花板的交接处，黑乎乎的，除了体形大，看不出有什么特色。我搬来凳子，用一个纸箱把它轻轻地移了下来，到窗前，才看清了它繁复低调奢华的花纹。简单的黑色和棕色的搭配，给我的感觉就像名贵的皮草，看一眼就感觉它高贵。触须是栉状，细密，由长到短，整体像一片漂亮的叶子。这是我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欣赏如此精致的蛾眉，心情激动，印象深刻。

甚至有一天，我上班推开门，竟然看见一只花纹同样繁复、高贵的蛾子就落在窗帘上，像是等着我来拍。晚上这儿没灯，大概是被什么气味吸引，顺着狭窄的窗缝进来了，可想出去就难了。到白天，回家的希望就更渺茫了。

还有一天，下着小雨，我看雨点落在玻璃上的斜线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窗外趴着一只白蛾。这种蛾子常见，但这个姿势难得，能让我看到它的腹部。它的腹部倒是没什么奇特的，但我发现它把触须藏到了身子下面。以前在野外看到过它，以为没有触须，原来是它的触须太漂亮了，被它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估计它也是被昨晚的灯光吸引，但隔

着玻璃不能接近，就像跟着导航开车到了河边，能清楚地看到对岸，但就是过不去。这只蛾子大概到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光线近在眼前却又远隔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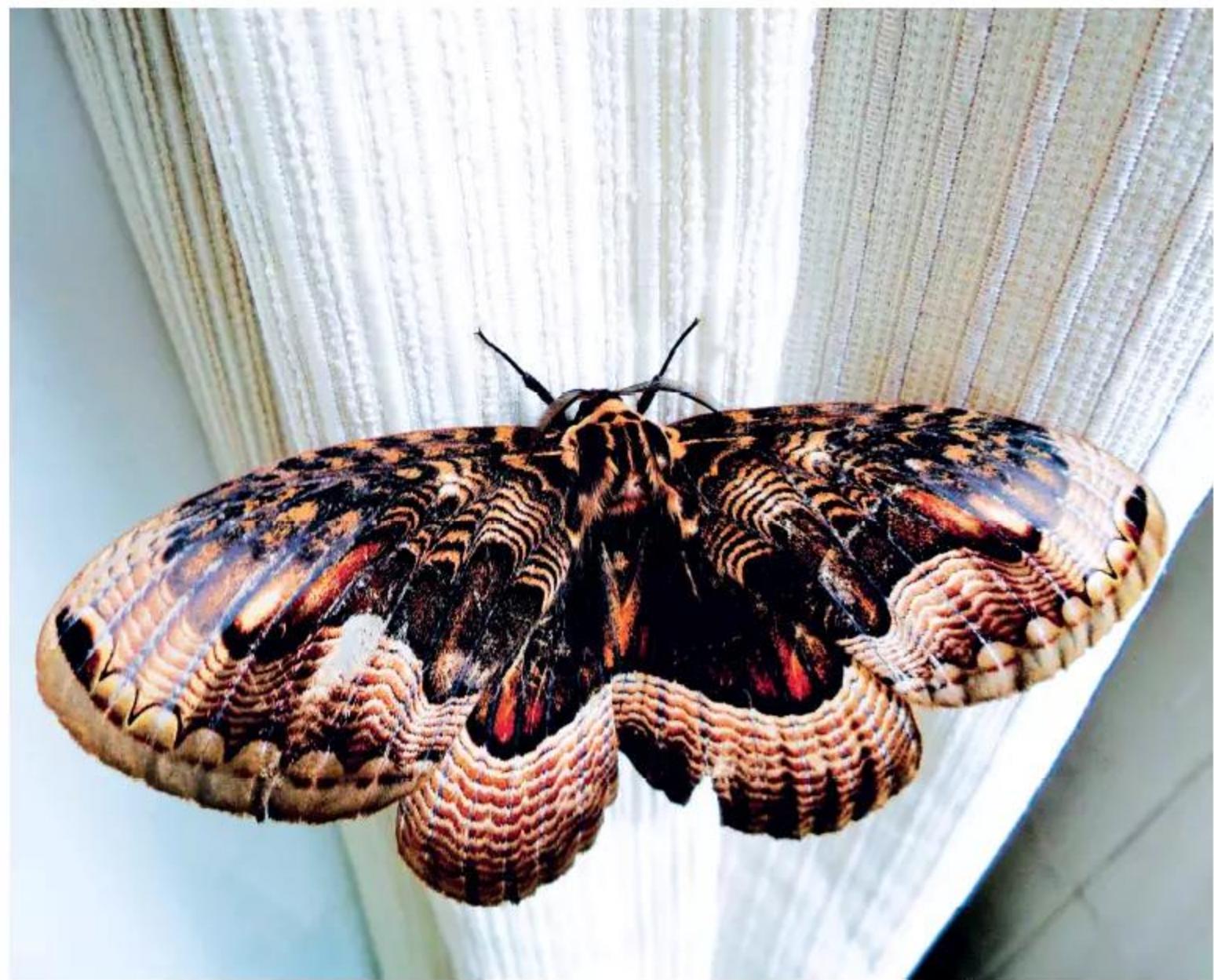
鬼脸天蛾以前我只是听说过，但竟然在室内的干花上看到了。它背部有一个骷髅头一样的图案，不知是不是用来吓唬敌人的。用手捉蛾子的时候，它扑棱棱飞动，会掉下一些粉末。小时候听大人说，这种东西若进入眼睛，人就瞎了。很多人害怕蛾子，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也好，一些朴素的禁忌对小动物是一

种变相的保护。

我还看到过一只小蛾子，背部不是让人害怕的鬼脸，而是很有意思的孙猴子，毛茸茸的，像极了。它安静地落在窗框上，估计也是迷路了，挣扎了好多次未果，现在力气都没了。我拍完，又细细地看了一会儿，才推开窗户，放走了它。

还有很多种蛾子，水泥一样颜色的，翅膀像生了锈的，带金边儿的，三角形翅膀的，胖墩墩的……这些大自然的小精灵，误打误撞地到了我的眼前，让我开了眼界，见识到了这个世界难得一见的精彩。

祝福它们吧，不被伤害，趁下一个夜晚，快点儿逃离这人间灯火布下的陷阱。◆



盘点古代人的 “劳动节”

画面源自
莫高窟第445窟北壁
耕获图 唐

今年劳动节假期共5天，开不开心？说到劳动节，你知道古人如何过劳动节吗？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农历二月初二又称“春龙节”“春耕节”。

古代，每年二月二皇帝都会带着百官下地劳动，开荒耕地，表示对农桑的重视，祈求风调雨顺。有童谣传唱：“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娘娘来送饭，当朝大臣把种丢，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

民谚常说
“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田莫迟延。”惊蛰过后，清明、谷雨相继而至，这是敦促春耕的节气。天清地明，春意盎然，田间地头到处是农民忙碌的身影。



画面源自
莫高窟第23窟
雨中耕作图 唐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对农民来说，一年四季里，芒种应该是最繁忙的时节了。

“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这个时节，正是南方种稻与北方收麦之时，可以说是我古代真正的“劳动节”。

画面源自
榆林窟第25窟北壁
耕耘图 唐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经历了春耕、夏耘，转眼迎来秋收之季。九月初九，登高望远，辞青晒秋。经历了一年的辛勤耕耘，把五彩缤纷的作物晾晒在屋顶上、院落中，晒的是丰收的喜悦，也是幸福的生活。

画面源自
莫高窟第23窟
田间小憩 唐



其实，从古至今，与劳动有关的节日并不局限于某天或者某个月份。正如我们从小在儿歌中唱的那样：“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

笑话

期中考试时，学校设了个诚信考场，无人监考，只开摄像头，老师发完卷子就走了。

来到监控室，老师看了会儿监控，发现有个学生一直盯着摄像头。

老师赶紧回到教室，大声问道：“怎么，没有监考老师就不会考试啦？”

那个学生愤愤地说：“老师，我没有答题卡！”

电视剧里经常有女主角把头靠在公交车玻璃窗上的画面，看起来特别唯美。所以我坐公交车的时候也羞怯一试，结果差点儿被颠成脑震荡。

一位年轻人正在进行求职考试，试卷上有这样一道题目：“太阳离地球有多远？”

年轻人思索了一下，果断写道：“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是多少，但我肯定太阳和地球的距离是极其合适的，它丝毫不会影响我在被录用后为公司尽心尽力地工作。”

这名年轻人后来被录用了。

总想买东西，又觉得这样会乱花钱，所以就想了个办法：添置的新东西就算是提前给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于是30岁的我刚才给自己买了62岁的生日礼物。

刚刚下公交车不小心撞到一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大声质问道：“你不会说话吗？”我点点头，避免了一场战争。

段味

奉劝大家不要熬夜了，我有一个朋友因为熬夜，一宿没睡。

在家吃饭的最高评价：做得跟外面餐馆一样！

在外面吃饭的最高评价：味道跟家里一模一样！

通常我们只有在请假被扣钱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薪水高。

据我多年研究，“对不起行了吧”是“对不起”的反义词。

朋友缺钱，想让借了他钱的人还钱。于是，他在微信朋友圈发了条信息：现在还钱，享9.5折优惠。

神回复

你的减肥决心有多大？

神回复：抛个硬币，摔碎了就不吃晚饭了。

你是如何考上一本的？

神回复：我考了个二本，然后学校很努力，自己升一本了。

老一辈的人为什么喜欢在桌子上放玻璃呢？

神回复：跟你要给手机贴钢化膜一个道理。





皇皇，再往后退几步，让大家看到你减肥成功的身材。



再往后退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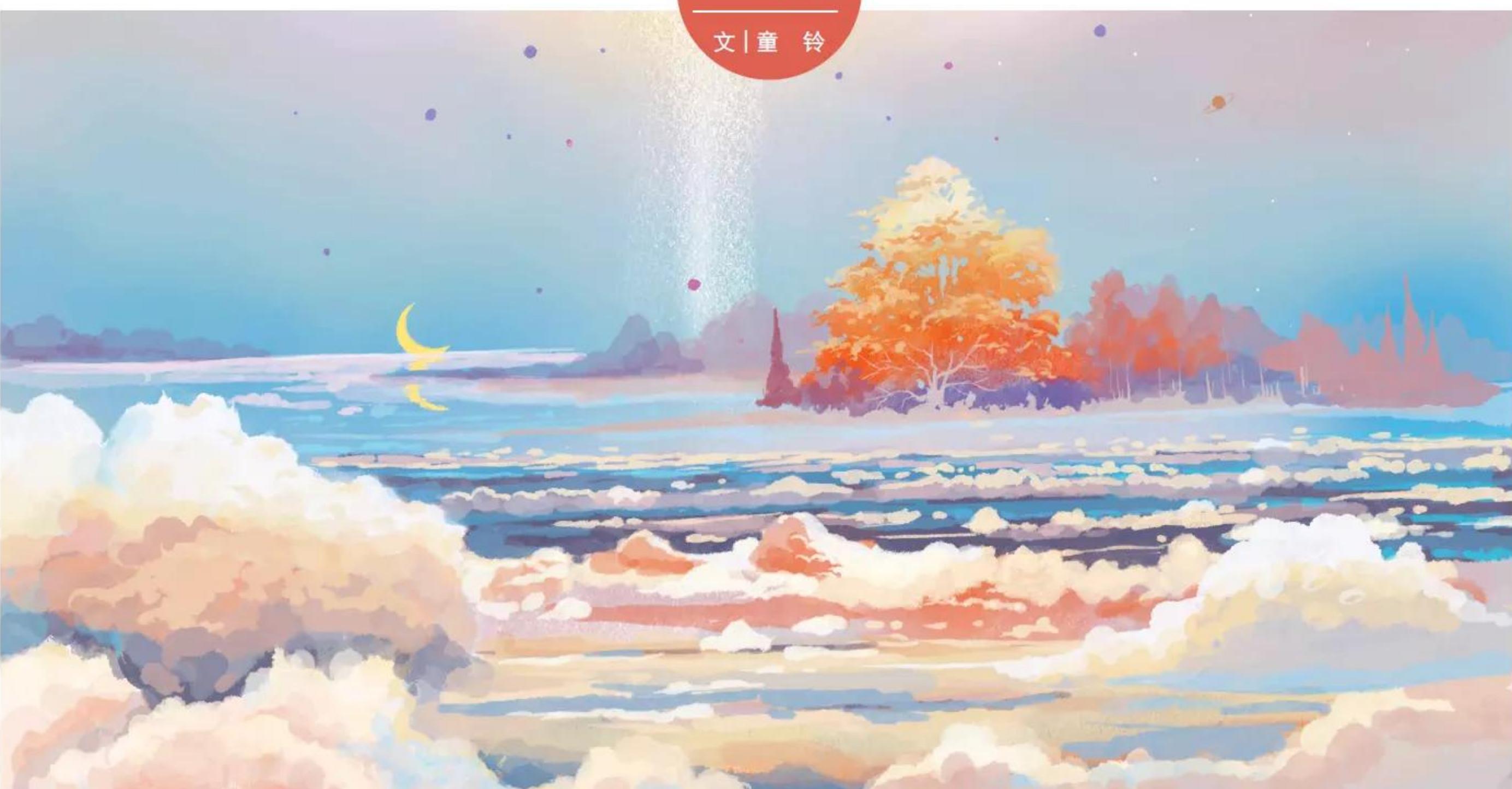
专栏

kā fēi
咖啡
shí guāng
拾光

咖啡馆里的百味人生。

上岸

文 | 童 铃



岚岚来咖啡馆时，已是晚上8点多，她平静地告诉我们，这是她3年以来第一次喝咖啡。

我来自东北的一个小镇，家乡的普遍观念是女孩子找工作务必求稳，所以公务员、教师和会计成了热门职业。高考填志愿时，我听从爸妈的意见填了财务管理，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会计。

我其实并不喜欢和数字打

交道，工作枯燥不说，每天还提心吊胆的，生怕哪笔账算错了。更重要的是，我心里蛰伏着一股冲动劲儿，虽然顺着爸妈的心意选择了往前走的人生道路，但我仍然希望能自己做一些决定。

大姨去世后，把财产留给了她唯一的亲人——我妈。我妈把钱平均分给我们姐妹俩，到我账上的有10万元。我的心思一下子

活络了，对我来说，这从天而降的10万元相当于一笔巨款，老天就是想让我尝试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我早就梦想开个小书店了，把欣赏的作者和作品推荐给有缘的顾客，书友们没事儿聚一聚，共同感受文化的魅力。我不指望开书店挣大钱，能养活自己就好。

有了这10万元和我之前的一点儿存款打底，我果断地辞职了，同时开了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店。

实体书店的经营非常不容易，顾客多半不是来买书，而是来体验的。如果认可一本书，他们会用手机拍下封面，回头就找电子书或者在网上下单。

网上书店也不挣钱，在网上卖书必须打折，否则根本没人买。我花钱做了一些推广，效果看起来还行，但除去高昂的成本，利润微薄，而且只要停止推广，生意立刻淡下来，始终没有形成我想要的忠实客户群。

虽然一直在赔钱，但我一直不认输。人生好不容易做一次决定，怎么能这么快缴械投降呢？我陆陆续续地向朋友借了一些钱，直到有一天做账时发现，我不仅把大姨留下的那10万元花完了，还欠了将近10万元，心一下子凉透了。

开书店前我工作5年，只存下了区区3万元，以这个速度来看，至少得工作15年才能把债务还清，到那时候我已经40多岁了，才刚刚从债务中爬出来，大家得称呼我“岚姨”了吧？

开店两年多，我总共休息了不到20天，除了春节回老家必须关店，其他日子我人就像焊在店

里了，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别说旅游了，连郊外都没去过。创业纯粹是消耗，能量源源不断地往外涌，钱却没进来。有个词叫“穷忙”，说的就是我这种人。

我思考了很久，决定结束书店的经营。

二

债务的事情我没敢告诉爸妈。他们都是老老实本分的人，听说欠这么多钱会吓坏的，我就算没本事给他们长脸，也绝不能把家人拖下水。

在租住的房子到期后，我换了个五六平方米的小单间，每月可少交1000元房租，又把“购物车”里的心仪商品全部清除，能不买就不买，先节流吧。

我重新找了份会计的工作。说来郁闷，我本以为开书店是一次人生历练，谁知用人单位却有他们的顾虑。他们担心我不安分，因为很多创过业的人自由惯了，重回公司工作会变得不适应。我投了200多份简历才拿到这个职位，薪水每月只有7000多元，还不如以前呢。

在新同事眼里，我并不合群。他们喜欢下馆子，吃完在附近溜达一圈，凑够一万步，连吃带聊外加运动，他们戏称此为“每日团建”。我呢，头天晚上做了饭

装在饭盒里，第二天带到公司用微波炉热一下就算是午餐，从来没有参加过“每日团建”。他们有时说到一个梗，瞬间哈哈大笑，我完全不知道笑点在哪里。我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怎么办呢？我总不能说：“我欠了一屁股债，得先把债还了，还完债再找你们玩。”人生很多事只能一个人去承受，别人帮不了你什么。

我发现自己心态变化挺大的，最明显的就是特别怕丢工作。以前觉得大不了回老家，有吃、有喝、有住，怎么着都能活。现在知道所谓的退路是下下策，老家的平均工资挺低的，看着支出不多，但到手的也不多，再省也存不了多少钱。

每次领导找我，我都紧张得冒汗，担心活儿没干好，他可能要批评我，甚至开除我。试用期快结束时，我们部门开会，领导对着我吟了两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我整个人都呆住了，他是在暗示我没有通过试用期吗？后来他找我签聘用合同时又吟了别的诗，我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是：“别以为只有你文绉绉地爱读书，诗词什么的我也懂。”

我还变得自卑了。我进入这家公司时30岁，正是女大当嫁的年龄，爸妈都快急死了。我妈托

北京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牙医，比我大两岁。开始我不同意见面，原因很简单，谁愿意接受一个负债累累的对象？换我我都不愿意，但后来拧不过我妈，还是见了。

见过之后，我心里更难过。那男生正是我喜欢的类型，人干干净净的，知识涉猎很广，说什么都能聊上几句。我们一起逛了北京植物园，那些花草树木，好多他都认识，还能讲出生长规律和药用价值，我佩服极了！当晚他给我发微信，说我性格很好，又爱读书，给他的印象不错，问我愿不愿意以后多相处。我想了很久，艰难地回复了一条：“我们一定能成为很好的朋友。”他知道我这是拒绝他，回复了个笑脸表情就没再说什么。

你说人这一辈子得有多少遗憾啊！当我没准备好的时候，钟情的对象出现了，可万一哪天我什么都准备好了，他可能都有女朋友了。我妈问我相亲的情况，我说也就那样吧，不太合适。我妈叹了口气，说我太挑了，会孤独一生的。

我想说我不挑，其实我眼光并不高，也不是独身主义者，非常渴望有爱人、有孩子。可最后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做不到在债务没还清的时候去谈恋爱，即使对方能接受这件事，我也依然觉得低人一等。

三

欠债的事情差点儿被我爸妈知道。

我本来制订了一个每月按时还款的计划，但有个债主是我中学同学，她做理财亏损，加上儿子突然要动手术，就急着找我要钱。可我刚交完下个季度的房租，确实拿不出钱来。我俩在电话里吵了一架，她威胁说要告诉我爸妈，让他们还钱。

我一整夜没睡着，想着爸妈如果真知道了，我该怎么办？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她向我道了歉，说她是太着急了，希望我不要放在心上。我的眼泪唰地下来了，我俩认识十多年，一直很要好，当初找她借钱，她二话不说就转账给我，现在她急用钱了，我却在耽误她。我第一次后悔开书店，谁还没点实现不了的梦想？我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固执啊？折腾这么久，我改变世界了吗？谁我都没改变，只改变了自己和债主的生活，纯粹害人害己。我既难过又愧疚。

我银行卡里有1500元生活费，先给她转过去。我说我现在就这么多了，下个月发了工资我会再给她一些，实在对不起。她回复道：“加油！我们都好起来的。”我又哭了，缺钱不只让生活质量下降，更可怕的是还会伤感情。古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好朋友之间又何尝不是这样？

样？

我把自己的旧平板电脑卖了800元，就用这800元过了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我连地铁都没舍得坐，每天早起一小时，坐公交车上下班。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好多天不吃肉是什么感觉。

四

听说还清欠款被称为“上岸”，我今天“上岸”了，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

这3年对我来说太漫长、太幽暗了，我没有办法告诉家人和朋友，只能把你们咖啡馆当成“树洞”。说出来了，就算和这段生活正式告别了。

冷静地看开书店的经历，我觉得正面影响还是多一些。在公司打工，个人只是颗螺丝钉，我只负责我那一部分，可是创业之后，我什么都要操心，就成了一部发动机，有了无论如何都要解决问题的决心。再小的发动机，能量也比螺丝钉大得多。领导越来越信任我，说我看问题有全局思维，主动给我涨过两次工资，部门主管即将离任，没有意外的话，我应该能升职。我发现财务工作其实没那么讨厌，打算明年考个注册会计师。都说挺难考的，我倒是不怕，这么多债都一个人默默地还清了，还有什么难得倒我呢？◆

你是我写给春天的一封信

熬过寒风凛冽的冬季，
经过早春播种的时节，
你心里的蓬勃生机是否已经蓄势待发？
在这个春日，
让我们与“小鲜肉”一起，
一头撞进这场植物和色彩在微风里撒欢的明媚旅程。

读者文创手绘水彩多肉植物笔记本正在热销中……



广告



了解更多及订购请扫一扫



我奶奶

文 | 林特特



我的奶奶名叫杨华英，1933年6月生，去年的冬至日辞世，虚岁89岁。殡仪馆来人接她走，用的红色袋子，他们说，是喜丧。

奶奶的爸爸是烈士，生前是名小学教师。他参与了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他被抓、被枪毙。奶奶的妈妈挺着大肚子和丈夫的几个学生带着一床破席去刑场收尸。40天后，奶奶出生了。奶奶的妈妈很快改嫁，奶奶被留在她姥姥家。她的姥姥家开中药铺，她有八九个表哥，大人们看她身世可怜，都宠着她。可资源紧缺的年代，什么都需要争夺，她便养成了彪悍、泼辣的性格。

她彪悍、泼辣到什么地步呢？奶奶十三四岁时被送去阜阳一个开米行的人家做童养媳。别人做童养媳受气，奶奶不但没受气，18岁快要圆房时，她听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便去了趟阜阳县城，打听清楚后回去一番争辩，成为阜阳地区第一个成功离婚的新女性。

1951年，奶奶遇到爷爷。爷爷的前妻和两个孩子因病因灾都没了，爷爷大受刺激，离开山东来到安徽。他一生在邮电系统工作，走南闯北架电话线、建电话局。介绍人普通话不行，说我爷爷是“线条

员”，我奶奶听成“县委员”。性子强、心气高的奶奶嫁后，发现听错了，可生米煮成熟饭，只能拿碗装着吃。爷爷一辈子觉得亏欠奶奶，凡事让着她，归根到底，因为那个口音误会。

1952年我爸出生；1954年二叔出生；1962年三叔出生。他们一家跟着电话线、电话局从阜阳到寿县到六安再到合肥。

我偶尔会想奶奶生错了年代，想她参加武装起义的烈士父亲，将激进的性格刻在她的基因里。她如果生得早一点儿，也许能上前线，成民族英雄，做女将军；生得晚一点儿，也许能下海，成弄潮儿，做女企业家。她生得不早不晚，只是个工人家属，职业生涯仅在电话局、街道、废品收购站度过。她打过杂，做过话务员、办事员，离职的原因，有的是生育，有的是人际关系。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在看电视，屏幕中出现黑白纪录片的经典镜头。奶奶指着一位开国元帅对我说：“我当年要是去参军，就会在他身边工作。”

我大惊，但奶奶自信满满，她想让我相信，在“如果不”的人生模拟中，她可以做得到。

“如果不”并没有发生。真实的人生中，奶奶的高光时刻都和敢说、会说有关。她津津乐道于集体相亲时，在座好几位姑娘，只有她站起来落落大方地介绍自己，其他人只是害羞地搓衣角。虽然那次相亲，她的结果是把“线务员”听成“县委员”。她不止一次提过在街道工作时，要拆违章建筑，和人对峙、吵架，她能把人说得哑口无言。

我5岁时被一个幼儿园老师无故打骂，坚决不去上学。奶奶了解情况后，带着我，在学校办公室搬把椅子等老师来。我平生头一次见识到什么叫慷慨激昂，什么是连珠炮似的排比句。围观者众，年轻老师瞬间花容失色、涕泪横飞。

奶奶彪悍、泼辣、好强、口才好，她去维权没有不赢的，她把用来维权的态度带回家，没有人是她的对手。她的每个孩子都和她争执过，只有爷爷让着她。她后来住院的时候，同屋的病友、护理人员也都怕她。

我去医院看她时，她能说清每个病床的每个病人及家属的八卦，仿佛给她一块碎片，她能还你一整幅拼图；给她一个细节，她能还你一部长篇小说。她说八卦、编故事时，饶有兴趣、绘声绘色。多年后，我参加一个活动被拍下视频，事后看那视频中的我，讲故事时的表情和奶奶

一模一样。

奶奶会炸麻叶，逢年过节做各种丸子。在我眼中，绿豆丸子、红薯丸子、糯米丸子没啥区别。她会蒸小兔子模样的馒头、包子，我小时候曾一口吃掉馒头上的兔耳朵。她买了炸鸡粉给我们做炸鸡腿，却总混上些面粉，为了节省。她吃点心要吃甜的，吃肉必须有肥的。她后来迷上方便面，口味越来越重，每吃必拉肚子，拉肚子就会被护工唠叨，好在失禁的日子并没有太久。

她太强了，强到我觉得她能活到100岁。她的亲人、朋友、邻居、同事都不在了，而她精神矍铄、口才仍佳，既能说古又关心时事。清醒时，电视一直开着，她只看新闻和法制频道，说起国家新政、明星轶事不比我知道的少。她还是那么激进，骨子里带着戾气。因为年老，戾气也变得可笑。

她的戾气只在儿孙面前渐渐消融。连炸鸡粉都不舍得放全的她，在我读大学非年非节的时候，却单独给我红包，还常常努着嘴贴在刚洗出来的重孙子、重孙女的照片上亲。

三

去年11月奶奶摔了一跤，之后卧床不起，不能吃饭，只能鼻饲，吸食物时呛到了，引起肺部感染。12月的一天，我在家庭群

里看见叔叔发的视频，奶奶白发稀疏，脸上的老年斑明显，抢救过来了，还能正常说话。“我要回合肥吗？”我问。家人通通表示不用，奶奶好得很。“真的没事吗？”我问堂妹。“没事，我刚去看过。”堂妹肯定地说。

我把孩子送去练棒球，我在旁边的小公园散步，阳光灿烂，一点儿不像冬日，树叶的绿有好几种，花儿的红有好几层。我穿着高跟鞋，仍一圈圈走，不为别的，为视频中她的样子，让我意识到再强的人最终都会躺在床上，我要趁能走、能行时多走会儿。

没过几天，冬至日，我接到我妈的电话：“你奶奶走了。早上吃了一碗稀饭，很正常，下午两点半昏迷，再也没有醒来。”

奶奶虚岁89岁了，是喜丧。可是这么有劲儿的人怎么没活到100岁呢？堂妹说，她赶在殡仪馆拿红袋子装走奶奶前到的，她磕了个头。我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事实上我们谁都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听说她最后一句话是：“我想回家，我有家。”她吐出最后一口长气时，只有护工在她身边。

所有过去的事和争吵，此时大家都发誓不再提起。我奶奶，一生没亏待自己，吃过，喝过，潇洒过，彪悍过，激烈地过完一生。◆

程颢有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心地如常，从来不易。万物若手足，信手写来，多是神往之人、之事。

文/南在南方

自讨苦吃

饮食里，苦东西有不少。喝的有苦丁茶、咖啡、莲心。吃的有苦菜，像苦瓜；有苦果，像苦李子、胡柚；有苦粮，像苦荞麦；还有一种苦酒，虽然是自酿的，可实在不堪一饮，且不说它。

苦苦菜，在小满时节常吃。这时正好青黄不接，挖出来，回家洗了，加蒜泥凉拌来吃，或者切碎后用来包饺子、摊煎饼。从前是充饥，如今是尝味，那点儿若有若无的土气，一解口中的肥腻，嘴里忽然田野一般清新。

黄连的苦，像一支呼啸的箭劈空而来，忽然又分成许多小箭，莽撞地乱钻。也有歇后语拿黄连说事，比如大家熟知的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小时候吃过一阵子中药，好像总少不了黄连，每次哭着求白胡子郎中别给黄连，老先生便顺手捏几根甘草

递给我说：“这个是甜的。”好像尝了这个甜头就不苦了一样。

相比黄连，苦瓜虽然苦得和缓，却依然是苦，常常让人疑问：“为什么要吃苦瓜这种东西？”

当然是“自讨苦吃”了。

自讨苦吃的事情像爱恋，为你我受冷风吹，可心甘情愿。等两个人好上了，苦也是甜蜜。《诗经》里有一句“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荼就是苦菜。陕南民歌唱：“后院里有棵苦李子树啊，小郎哎，未曾开花你先尝呀，咦儿哟。”苦李子是苦果，但尝新是喜悦的，给你尝，便是喜欢你。

苦瓜不像瓜，它属葫芦科。细细的藤，不知足地结啊结，模样也不讨喜，小小的就起瘤了，叫“锦荔枝”那是高看它，可有人叫它“癞葡萄”就有点儿说不过

去了。苦瓜长成了，如果不摘，就会变成明艳的红色，瓜瓢也跟着变红，有点儿不自然的甜，能吃，但不太好吃。

青苦瓜是个君子菜，和别的菜同炒、同炖，只是自个儿苦，不染他物，不晓得它的苦水去了哪儿。

我喜欢吃苦瓜不是因为它的品格高，而是小时候就跟着大人吃。看着大人吃得津津有味，到底忍不住要尝，苦哇！便问祖父：“您为啥吃得那么香？”

祖父只是淡淡的一句：“苦有苦的味。”这么些年，我常常想起这句话，总感觉这句话里有热爱，有坦然。

苦瓜有多苦？好像没有办法说，就像无法描述糖有多甜一样。王阳明倒是有一句：“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



苦，还须你自吃。”

常常要吃苦瓜，好像口里缺点儿苦，而它恰恰能给我点儿苦头。家里两个孩子，老大无论如何不肯吃，包在肉里不吃，悬赏也不吃。老二却甘之如饴，去买菜，小子期待地说：“买个苦瓜吃呀。”口味之事，真是难说啊。

自讨苦吃，有时想讨也讨不着，就像苦荞麦。《本草纲目》说：“茎青多枝，叶似荞麦而尖……结实亦似荞麦……其味苦恶……磨捣为粉……作为糕饵食之，色如猪肝，谷之下者，聊济荒尔。”

它的确能济荒，生长期很短，有首儿歌唱荞麦：“头戴珍珠花，身穿紫罗纱，出门二三月，霜打就回家。”苦荞麦类似。

苦荞麦也不是荞麦。不说做饼做糕，把它炒黄，煮成茶喝，苦里有粮食的焦香，夏天来一碗，神清气爽。还有就是做凉粉，野地里扯些野小蒜切碎，就着一碗酸浆水，啧啧。

只是多年没吃了，前些时候忽然想起，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苦荞麦断种多年了呀。”有点儿怅然，不过，自己不种苦荞麦，还想着吃凉粉，失传了，实在

没啥好抱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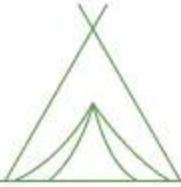
“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明代圆信和尚的两句诗，每看见，都能想见他怡然自得的样子。

小儿三岁，他看童书，上头有字，问他啥字，他只说是黑字。时常泡茶，他也端起杯子尝一下，管它是绿茶还是普洱，问他啥味，只是说苦。

苦是本分，用不着忆苦思甜。不过，世间的事，苦过了，想要忆苦思甜，忽然云淡风轻，眼眉上，嘴角上，聚着一些笑意，再好不过了。◆

门外露营

文 | 李 濛



到了一定年纪就喜欢上了养花和露营，喜欢待在植物茂盛的地方，身边朋友也大多有这个倾向。此前查相关统计报告看到，绿植热潮兴起，一来行业兴起，二来社交媒体上的好看图片吸引年轻人跟风。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选择，是深埋于心的自然属性在强烈寻找一个出口。



很多年前，我还住在北京通州，租住的房子就位于森林公园附近。丈夫喜欢在森林里骑行，小狗尾随其后。后来天气热了，小狗跑上一会儿就气喘吁吁，我们便卖了自行车买了辆摩托车，又在二手网站上购置了帐篷和防潮垫，天气晴好时两人一狗就在森林里露营。我已经忘记那里生长着怎样的树木了，当时对植物毫无兴趣，人又懒，即使露营也不过是窝在帐篷里追剧，只记得夏天的阳光把帐篷烤得闷热，门帘响动了一阵，我们的小狗披着一身草籽和落叶，一头冲进帐篷，在我的脚边打起滚来。

后来搬到成都，耐不住丈

夫软磨硬泡，答应陪他去高原露营。此时摩托车换成了汽车，可以装载更多装备了。小狗变成了老年犬，一身慢性病。为了防止它产生高反，我全程将它抱在怀里。没想到下车的一瞬间，我眼前一黑，胸口刺痛，一口气差点提不上来；狗却满山奔跑，活泼如幼年时。

那是一次非常糟糕的露营经历。帐篷太小，两人一狗挤在里面，空气更显稀薄。即使在五六月份，高原的夜晚也只有几摄氏度，而我们的睡袋过于单薄，无法抵御寒冷。很是不巧，下雨了，雨势虽然不大，但雨滴落在帐篷上的声音被放大了数倍。那一晚我几乎没怎么睡，头顶的雨声噼噼啪啪，震得我头疼欲

裂。不远处的河流奔涌狂啸，明知河堤很高，却总觉得那波涛正向着我们赶来，随时就能吞没整个山谷。最要命的是，我突然想去厕所。反复催眠自己失败后，不得不披衣起身，提着露营灯往营地的公厕小跑而去。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更没有路灯，只剩下寒冷、潮湿和窒息的恐惧。我从未见过如此浓郁的黑暗，原来黑夜可以是固态的，仿佛四面八方围拢过来的高墙，人被围困其中，无助得像折了翅膀的昆虫，无处可逃。

从高原回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露营提不起兴趣。帐篷堆在储物间，无人问津。两个小侄女暑假来家中小住，我们在客厅搭起帐篷让她们玩耍，两



个小孩开心极了，晚上也要在帐篷里入睡。她们指着帐篷前的积木说，那是营火；又指了指散落一地的毛绒玩具说，那是森林里的伙伴。

因为疫情和工作的缘故，近两年没有外出旅行。困于家中，人都变得浮肿了，于是不经意间爱上了植物，爱上了被自然环抱的感觉，连消遣的书籍和影视剧都倾向于自然主题。回想起当时小侄女的天真幻想，只觉得十分奇妙。我们对自然的喜爱与敬畏，出于本能而非教化。我们对自然的向往，是类似于乡愁的感情，而身处的现代化钢筋水泥，才是远走的他乡。因此待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便觉得身心都被治愈了，每一个细胞都自在舒畅，

仿佛一颗星星终于进入了正确的轨道。

二

这段时间，我们迷恋上了日漫《摇曳露营》。情节平淡散漫，一如它的名字，轻摇慢晃，随心所欲。我喜欢女主角志摩凜身上那种淡淡的疏离感，她从不主动亲近别人，却也不抗拒别人的介入。她与人群之间存在一个看不见的真空地带，借由这个距离，她得以顺畅呼吸，将自己的情绪安稳地存放。她始终没有加入学校的野营社团，她担心自己的宁静被打破，那种舒适的自由感会被人际制约。露营这件事，唯有远离人群时，才得以享受其返璞归真的乐趣。

也正是因为这部动漫，我们对露营的兴趣被重新唤醒。丈夫新购入了露营桌、保温壶和不锈钢水杯，我买了和动漫中一模一样的月亮露营椅。彼时还是冬季，成都湿冷阴郁，无处露营。终于迎来冬天里第一个暖阳笼罩的日子，我们放下手边一切事务，扛起装备直奔附近的森林公园而去。

迅速占领平坦地段，搭起天幕，支好露营桌，撑起露营椅。等一切忙完，公园里已经是人满为患。冬天的蓉城日光奢侈，一到晴天，成都人就仿佛从地里冒出来的植物，对着太阳伸展腰背，

仿佛在进行光合作用。就连马路牙子都坐满了人，只要能找到一处地方晒晒太阳，千金不换。

我们惬意地坐在露营椅上，用保温壶里的热水冲了两杯冻干咖啡，又摊开一本通俗小说读起来。周围的人无不投来羡慕目光，用软绵绵的川音叹道：

“还是你们安逸哦！”冬季花草稀疏，满地枯叶，唯有野草生得高而密。小狗钻进草丛就没了踪影，几分钟后，又从草里一跃而出，惊飞了觅食的乌鸦。

不久后，家附近的小山坡上开满了油菜花。从公路上开车驶过，能望见金灿灿的一片，同太阳一样耀眼。于是择良辰吉日，在半山腰一处隐秘地带露营。脚下是翻涌的花海，头顶亦是成片花田，明明主干道与居民区近在咫尺，却安静得如同远离尘世。

此后，我们只要一有时间便去露营，大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如果恰好有工作在身，便坐在露营椅上敲字。也许是对从前忽视自然风物感到惭愧，如今便拼命想要抓住每一丝春光，用力呼吸每一缕带着植物气息的空气。

最近，小区里的几十株樱花盛开了。一日开窗通风，春风强劲，淡粉色的花瓣竟被吹进了9楼的客厅。我捡拾起花瓣，埋进花盆，一对蜜蜂在阳台上嗡鸣飞舞。

今日又是一个露营的好天气。◆

什么伤心的话也不要留下

文 | 贾 想

回老家几天，一直没怎么离开过自家的屋子。临行的前夜，突然想出去走走。从家门口右转上街中心，再沿着街中心的长路一路往北，一直走到村郊原野，看到原野尽头丘陵的暗影。

也许因为这条路是幼年的欢乐场。踢毽子、打雪仗，手揣在裤兜里叼一根冰棍溜达，在路旁的小伙伴家里没日没夜地玩“小霸王”游戏机。总之一定要走这条路，才能找到某个游戏的入口。

再长大一点，大家四海为家，对这条街道的记忆就单调了。往往是我一个人塞着耳机，从街头走到街尾，又折返回起点。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没有一家的家门敢轻易叩开。

现在，曾经的玩伴都去向远方，忙于生计。只有我，在20多岁时，还在这条街上悠闲地晃。好像我的时间独自进入了一根分叉的枝丫，而所有人的时间都沿着

树干，在均匀地往叶脉上走，往秋天的果实上走。

和那些出来乘凉的村民也形同陌路，互相成了需要依靠记忆去辨认的存在。索性借着夜色，擦身错过。我不打扰你，你也不必因为忘记我的乳名而伤感。

我知道，我并非没来由地想去走一趟。也许我隐隐想要遇见什么人。说遇见人不太准确，应该是想遇见一些曾经的我：身高不过母亲肩头的，被同伴欺负后大哭的，傍晚推着独轮车从葡萄地里归来的，刚冒出胡须的，情窦初开的，无忧无虑的……

我想再看看他们的样子。“我们是一个人，你能相信吗？”如果这个开场白过于玄妙，就改成：“嗨，小孩，你以后要坚持写日记啊。还要坚持早睡，不要在十几岁的时候自卑，不必为恋爱中的酸楚苦恼。你现在想过的那种生活，在24岁的时候已经实现了。”

我感到他们在村庄的五脏

六腑里分布着。这样一想，觉得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奄奄一息的过往，被我的这次探望救活了。哪一个我都没有消失。我像一支军队那样强大。

尽管最终一个人也没有遇见，我还是很喜悦。他们也许在日光里玩得疲惫了。

只剩远山淡影，被微弱的天光所修饰。而群虫齐鸣，世界深陷一种柔和的节奏里。太久不曾这样安详了。

拥有一条街、一条路，是一件幸事。拥有一条路，就拥有一个生活的向度，一种呼吸的方式。这些年来，村庄的其他路正在悄悄向我关闭，我的呼吸正在变得乏味。比如去年，通往奶奶家的路，已经随着她的辞世关闭了。

这仅仅是我意识到的，我不曾意识到的关闭的路，可能更多。杜甫拜访故地与老友写下“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待

发现人们不知去向何处的时候，我也会像杜甫这样“惊呼”吧。

村庄也老了。你去回想一个老人，你去和她说话，她会点头、微笑，或者长久地看着你，那种恋恋不舍的注视令人心疼。

村庄就是这样注视着我，还在一点一点关闭我通向它的道路。它自己也明白，这片山谷能牵绊我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它要放手了。

“什么伤心的话也不要留下。”它反复告诫自己。

三

短暂的归乡探亲之后，我回到北京。风尘还没有抖落，就得知了姥姥去世的消息。

通往姥姥的路也对我关闭了。

这是姥姥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笔下，想不到第一次就是永别。因为离得远，这些年见姥姥的次数少得可怜。一直觉得姥姥只有70岁，这次暑假回老家，发现她已经80多岁了。不知谁把10多年的时间硬生生塞给了她，就像把脑血栓、白内障硬生生塞给她一样。

姥姥住的老房子紧贴着一座山岭。沿着被凿出来的石阶，人可以上到三米多高的岭上。岭上有几株梧桐，还有吓人的马蜂和一株梨树。年幼时，每逢过年，大人在屋里炒菜做饭，我们一群小孩就小心翼翼地爬上石阶，到岭上嬉闹。

有一年夏天，我一个人爬上山岭，望着脚下简陋的茅草屋发呆。那是个闹哄哄的夏天，花草繁茂，树木葱茏，蜂声、虫声在

耳边刮来刮去。姥姥的小屋宁静得像消失了一样，只见茅草屋上落根的青草在风中招摇。我突然感到恐惧：大自然要来收回这座小屋了。

那时这个世界就已经嗅到了姥姥越发微弱的生命，比所有的亲人都敏感。

姥姥去世那天，奈保尔也去世了。很多人在纪念奈保尔，纪念他的《米格尔街》，他的经典。而姥姥去世了，走得一无所有。更多无名的人也许也在同一天消逝，他们离开世上的这天，和来到这个世上的那天一样透明。

就这样踩着透明的路，姥姥度过了一生。

我想我终于理解了，姥姥为什么会在我们去看望她时死死握住我们的手。现在我也想握住她的手，尽管握不到了。但我还是想在这个并不美丽的世间，留住她的一小部分。❖

文
陈蔚文

老陈其人



老陈进门，提着左一包右一袋，东西都是从附近新开张的一家超市采购的。那家超市地段稍偏，生意冷淡，老陈不忍，遂把家里一应采买都移至那家超市。家里原本有其他超市的充值卡，让他先用完，老陈不肯，说要支持那家超市，不能眼看着它

倒闭——就靠他一己之力，每日买些白糖、酱油，超市就能不倒闭？我真想建议那家超市的老板为老陈发一个“年度最感人顾客奖”。

若在古代，老陈最适合的职业当是侠客，做一名义士，赢得“匡扶正义济民生，助困安良真豪杰”的五星好评。

老陈搬家后，每天下午会到

处转转，以消除他那个肚腩。偶遇一家新开张的超市，于是他又开始“帮扶”这家超市了。有次他只想买点调料，但店员告诉他，今天饮料有促销，买一赠一。老陈爽快地同意：“行，你给拿两瓶。”他拎着两大瓶沉甸甸的饮料走了20分钟才到家。

另一次，他准备去买袋瓜子，店员告诉他蒸锅五件套搞促

销，很划算。

“行！”老陈爽快地答应，然后拎着硕大的五件套锅子，一路走一路喘地回家了。

再一次，他扛了一袋二十斤装的大米回家，因为店员说今天东北米搞促销。

老实说，我真的担心这家超市下回促销电视机之类的商品。

二

和老陈住同一栋楼的邻居兼同事老邓退休后，说要投身植树造林产业，四处募资，老陈自然是被劝募的头号对象。老邓历数了植树造林利国利民的深远意义及效益回报，老陈一听就答应了。

若干年后，老邓答应的还款日期早过，人长居广州，偶尔回来。老邓回来时，不等大伙催钱，立即邀请老陈在内的老同事来家吃饭、打牌。饭局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虽然也提到还款问题，但老邓表示林业有风险，尚在渡难关……老陈两杯酒下肚，就表示了充分理解，末了达成共识：让老邓的林子再长会儿，过阵子再说。

转眼又过数个春秋，还款的事毫无影踪。让人恼火的是，老邓居然为这套闲置的空房配备了钟点工，每周来一次。听到对门钟点工弄出的声响，楼里参与了

集资的老同志们的血压估计都噌噌升高，只有老陈充满理解地说：“房子空着是不行，得打扫，不然荒疏了。这也是帮钟点工增加收入。”

我妈一听，表情复杂地张着嘴——她实在不知道该对老陈说点儿啥。

三

有年夏天，老陈说要来我家一趟，替我捯饬屋子。那天中午，我办完事回家晚了，看到老陈正和工人小江一边喝酒一边聊得热火朝天，老陈从桌上一盘雪菜肉丝炒豆干深情地聊到老家的“落汤青”腌菜。

“那味道，啧啧！”只要聊到钱塘江中游的老家，老陈的嗓门就大起来，直至振聋发聩，声震屋瓦。

进厨房，水池上方赫然新装了一个不锈钢储物架。原来让工人来安装这个啊。老陈多次念叨我的厨房不好用，储物空间不够。对老陈来说，最好室内伸手可及之处遍布储物架才好，今天总算了却了心愿。

对我这种“视觉系”的人来说，审美是第一需要，面对这占去半壁墙的储物架，我目瞪口呆。去洗手间，一抬眼，墙面上赫然添两排挂杆，呈上下排列。卫生间原本有毛巾挂杆，但按老陈的意思，储物架与挂杆是永远

不嫌多的，今天工人来了，顺便多装上些，即使现在用不上，以后肯定能用上。

面对老陈的劳动成果，我哭笑不得，他愣是把厨房和卫生间的风格弄成与五金店类同，像把一篇抒情散文变成了应用文。换作以前，我肯定会和老陈急，可这次，我什么也没说，我不知道这改变是从何而起的。

也许是老陈的得意之情让人不忍破坏——他一定以为，今天给了我一个惊喜。

大热天的，他去店里买了挂杆回来，工人要装时他才发现店员弄错了长度，又骑上自行车赶往店里换。今天的温度是33℃，老陈67岁生日刚过去一个月。

这让我说什么呢？

他喜滋滋地指着卫生间墙面下排的两根杆说，这是为乎乎准备的。我看，高度的确适合我儿子乎乎，当时5岁的他能自己够着毛巾了。

他从幼儿园接了乎乎回来，乎乎一到家，立马到卫生间和厨房参观并发出了惊叹：“爷，这是谁弄的？好漂亮啊！”

乎乎的标准里，簇新的、此前未见过的，凡此类东西都可归为“漂亮”。

“除了爷爷还有谁？”老陈说这话时腰杆一直，神气的样子直追将军。

爷孙俩皆大欢喜。

四

乎乎上小学后，老陈常上我这儿来，掐准乎乎的放学时间，在小区大门口一往情深地等着。若有时来晚了，他在楼下按铃，叫乎乎下来拿东西，都是他自种的蔬菜或给乎乎做的吃食。后来，我发现他不只是让乎乎拿东西这么简单，还塞零花钱给乎乎呢。因为他觉得，买些好吃、好玩的，是生活重要的内容。他经常和乎乎说他当年如何逃学去野外疯玩，河边啊、山里啊，太多有意思的东西了。乎乎听得两眼放光，我听得心里七上八下，在一旁很想制止老陈，他把逃学描绘得这么有趣，万一哪天乎乎也逃学呢？

“你不懂，很多知识不在课本上！”老陈大手一挥。我就纳闷了，我们小时候，老陈为什么不鼓励我和姐姐逃学呢？为什么只盯着我们的成绩？到乎乎这儿了，就知识不在课本上，在河边、在山里了，唉，这隔代教育，可真是忘性大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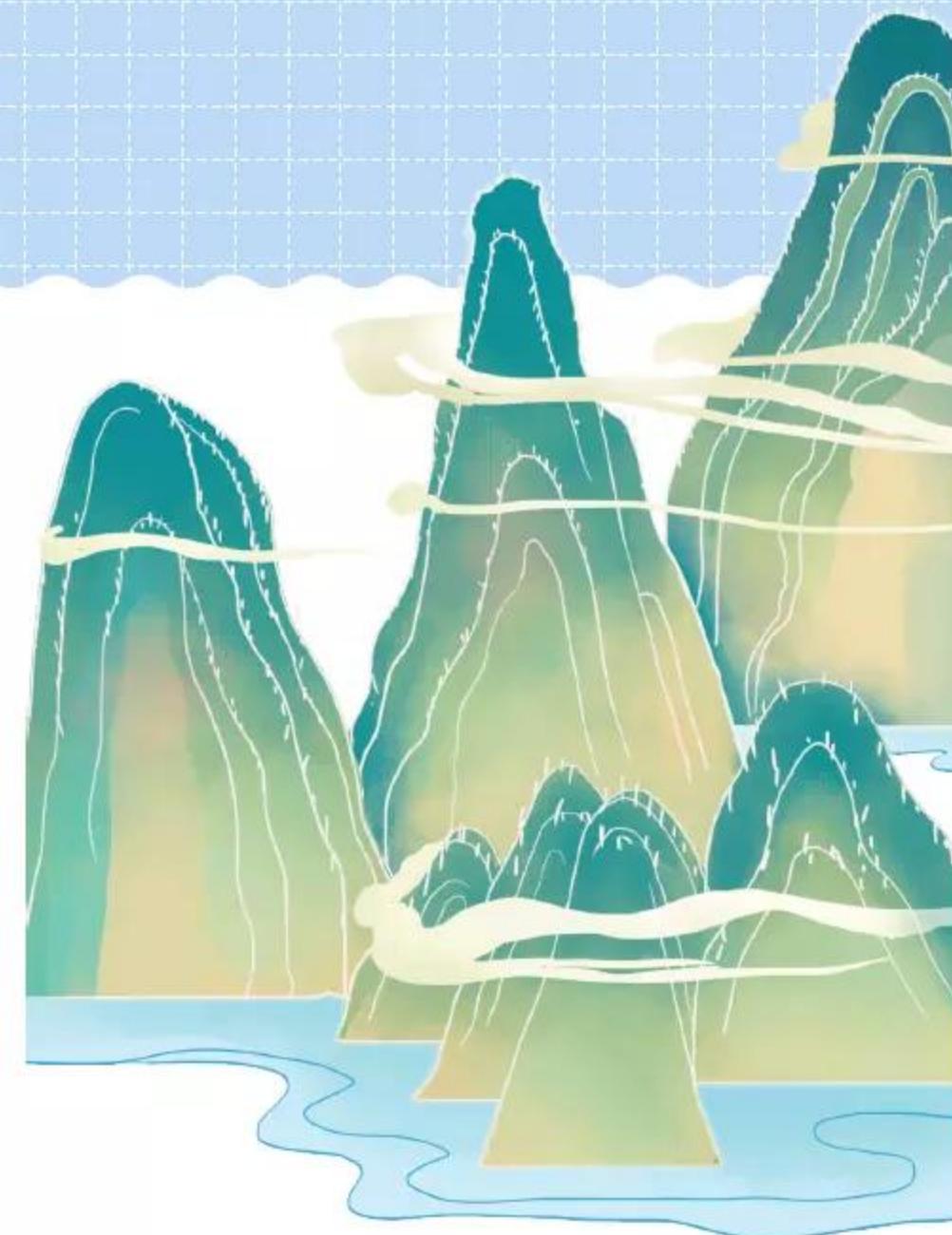
老陈单位发了面包券，他不舍得用，带乎乎去那家西点店。他在门口等着乎乎，告诉乎乎：“不买够50块钱不要出来！”

乎乎非常豪气地进去，一会儿拎着一袋面包出来，告诉他：“爷，我买了60块钱的。”

爷孙俩又一次皆大欢喜。乎乎坐在老陈电动车的后面，风驰电掣地回家。◆

文
—
许冬林

江水微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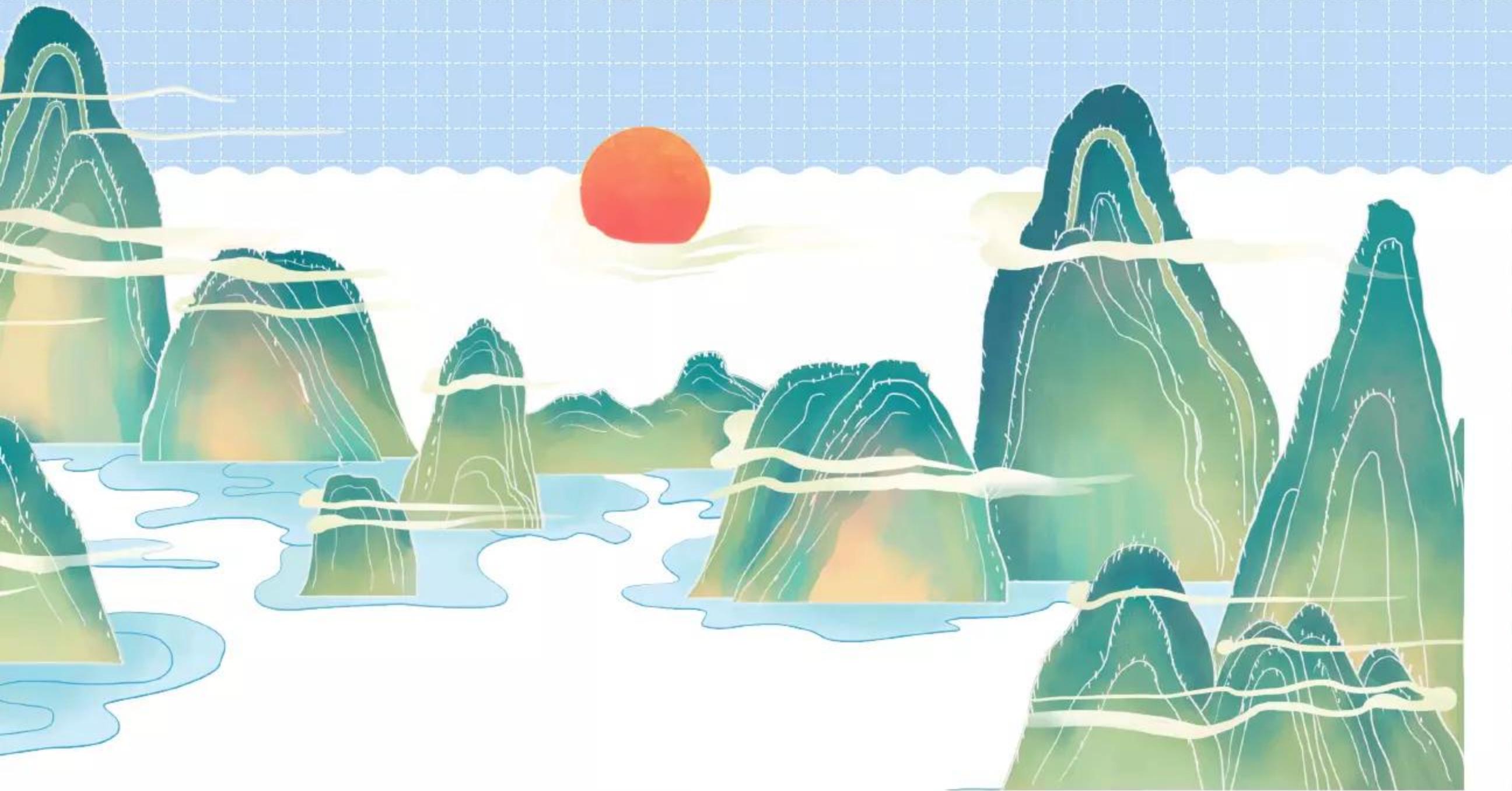


用广口小底的玻璃杯喝水，如面对江水涣涣。宽广的水，汹涌在唇边。

用这样的杯子盛水，放至微凉，里面加蜂蜜，再调上两汤匙的玫瑰花酱，水、蜜与花酱交融，其味微甜、微涩，至微茫。

3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孩童，成长在一个江边小镇。在乡下桃花、杏花花开灼灼的春夜，我睡在外婆家简陋的木床上，身后是姨娘温软犹带甜香的怀抱。姨娘一句一句教我唱《回娘家》，那是黑白电视机里唱出来的春晚歌曲。我有口无心地跟着学唱，耳边却听到江上轮船“嘟——嘟——”的鸣笛声，心上仿佛也有一片迷蒙江水在月色里漾漾铺开。我知道，那是轮船靠岸了，停靠在江对岸那座古老的小镇——荻港镇。

父亲每年冬天从安庆回来，会坐这样的轮船，沿江而下，在荻港下船，再改乘小渡船过江回到我家所在的江北小镇。父亲到家时，常常已入夜。每年春天，父亲又会乘坐这样的轮船，沿着水路而上，去往安庆。那时，年幼的



我并不谙离别的愁绪，只期待那微茫的水路有一天也会铺到我的脚尖。

我隐约是向往远方的。我的心儿被那夜夜响在枕畔的轮船汽笛声给撑开了，撑得一座村庄已填不满我稚嫩的内心。

春光和煦的白日，姨娘牵着我的手，带我去江边看大轮船。那远远漂在水上的轮船，像层层叠叠的水上宫殿，全不似我家屋后长宁河上柳叶似的小木船。

我想，那样的船里，一定坐着许多个父亲，在移动着的房子里去往远方。他们也许过着远远不同于固守小镇的人们那日日庸常的生活吧。

许多年后，我追随梦想，也去往远方。我乘坐高铁，一次次从晨气迷蒙的江边小镇出发，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成了奔赴远方的客。

可是，走着走着，我像是走不动了。我开始眷恋河岸，而不是追随远方的流水了。

人到中年，垂眉自顾，是仆仆风尘在肩。

如今再听邓丽君的《在水一方》，竟不觉那是一首情歌，而是一首追梦者吟唱在路上的歌谣。梦想是在水一方若即若离的佳人，是甜而微涩的玫瑰酱。高铁载着我抵达喧嚣的城市，我身处其中，恍惚以为自己筑梦完成。可是，人间的路哪有终点？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又得启程，开始新的求索。

而每次回到小镇，站在幼时看轮船的江堤上，看大江两岸柳绿草青，看夕阳在江面铺上万顷余霞……每每此时，内心总会情不自禁生出何去何从的茫然。

是选择做一只搁浅的小船，从此停靠在故园的小河边，“野渡无人舟自横”般荒凉而又自在地过完余生，还是做一艘昂扬远去的轮船，驮着梦想，驮着忧伤，一个渡口又一个渡口地追寻下去，不问终点？

也许，人生本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在为客的异乡，我为自己调制一杯微凉的玫瑰蜂蜜水。举杯慢品，只觉一只广口小底的透明杯子，盛的是烟波澹澹的乡愁。◆

我爱上了它 跳完广场舞之后，



以前看到一群大妈在公园广场上或小区空地上跳舞，我都抱着“只可远观”的态度会心一笑。

大妈们脸上都带着欣喜的笑容，臃肿走形的身材摆出大开大合的动作，流失了胶原蛋白的松弛的皮肤泛着光泽，与“体衰”两个字根本沾不上边。而我作为一个不擅长社交的人，如果老了，应该也是一个拒绝群体活动的老太太，会喜欢待在家里逗逗猫狗，最大的运动量可能就是牵着小狗下楼遛弯，给阳台上的花草浇浇水，在不大的房子里逛不到两圈，关掉恼人的微信步数每日监测，绝不关心其他老头、老太太的运动量。让我在人来人

往的公园里跟着《小苹果》的节奏晃动笨拙的身体，或是拿着大红扇子挥动，身边还都是路过的陌生人，这好似酷刑。

有一次散步的时候，我跟我妈提起这个，她觉得好笑，后来又语重心长地安慰我：“你还太年轻，人在不同的年纪，想法是不一样的，你不是真的社交恐惧，你顶多是社交懒惰。你才见过多少人，还会有很多人走向你的。”我承认我被她的后半句打动了，但想起一楼那个不爱出门就爱在家听曲儿的奶奶，并不觉得社交障碍会随年岁的增长而消减，更没想过我有朝一日会在广场中央跳起广场舞来。

二

大学毕业后我就留在了家

乡小城，老老实本地当个小学老师。小城的生活节奏并不快，我每天能在家吃一日三餐，也会偶尔出门和同事逛街吃饭。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根本没有长大，还是那个被母亲照顾周全的小女孩。下班路上骑车摔了一跤会直接哭出来；工作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回家就要哭诉；被人无恶意地拒绝会悲伤很久；对社交也提不起兴趣，连大学里勇敢踏出舒适圈的那只脚都缩了回来。

没有人不向往自己有可能的未来。

而一直以来，我都知道我面对自己的人生时，不够勇敢。

我妈以及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以为我是喜欢过稳定、细水长流的生活。因为当年师范专业是我自己选的，毕业了回小城教



书也是我自己选的。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高中语文课本里的那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束缚他的是陈规陋习，束缚我的是我怯懦的心。

我妈说我从小到大一直让她很省心，小时候不捣蛋，青春期不叛逆。我也养成事事思前想后、还没去做就开始分析利弊的性格。

对于未来，我也绝口不提冒险。所以结局是，我已经是我所在的小城里“安分守己”的小学老师了，拥有所有中年妇女都满意的婚恋市场上的主动权，拥有本本分分的窝囊资格，可以大大方方地一直当“咸鱼”。

三

我是在我妈连续三天散步

都比平时晚半个小时回家后才发现的，她已然成为众多广场舞爱好者中的一员，她对我评价她是因为上了年纪才爱上这项“运动”提出抗议，说：“你自己去跳跳就知道了。”

我一口回绝了她的好意，继续躺回沙发上。

一次下楼散步，原本远远旁观她舒展舞姿的我被她的目光锁定，不管我说什么，她都要我和她一起跳。讨价还价后，我在人群边缘和她一起别别扭扭地跟着领舞跳了起来。我当时学着把手臂向两边展开的时候，脸都烧红了，暗暗说：“广场舞很好，可我再也不跳了。”

事情却朝着我未曾想象过的方向发展。

从最开始的羞涩放不开，到逐渐熟悉舞步、节拍和手上动作，再到最终我身在其中，和广场舞“融为一体”，只经历了短短一个星期。

简单的动作，舒展的姿态，接纳自己和别人的超越感，这些是我在连续被我妈拽下楼跳广场舞的一个星期里体会到的。这个过程中，我妈总是嘲笑我僵硬的四肢，同时向我展示她如柳的腰肢；我总是不服气，并且把我们俩暗自较劲的状态比作“菜鸡互啄”。

我原本觉得自己在她们之中会显得格格不入，可那种被

注视和围观的尴尬并未出现。周围的人都迈着舞步沉浸在欢快的节奏里，脸上都是松快的表情；公园里的小孩又跑又闹；散步的一家人在休闲聊天；加班的人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家……我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晃动四肢，也可以在旁边不认识的阿姨和我妈聊天的时候插两句嘴。

我感到自己整个人鲜活起来了。

至此，我成了小区广场舞大军中最年轻的一员，我拒绝了同事的晚饭邀约，为的就是不错过那天广场舞领队老师要教的新舞步。我也逐步从人群边缘处跳到人群中，忘乎所以，不亦乐乎。

我也没想到，广场舞治愈了我对自己人生不够勇敢的失望，它让我重新热爱我的生活。我现在会畅想新的老年场景：我穿着宽松的衣衫，在广场上扭晃得惬意，会在人群中找到那个别扭躲闪的年轻人，邀请她来广场中央尽情地舞动。

我们总是责怪自己不够勇敢，反而无法和自己和解。实际上，真正的勇敢是朝内心的自己大胆地走一步，即使只是在广场上跳一支毫无技巧的舞，认真去聆听心的叹息和生机。相信我，这就是简短生活的意义，是我们常常找寻的落脚之处。◆

李姐

文 | 蒋寻



多年前，我在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杂志社福利不错，专门请人来给我们做午饭，每顿四菜一汤，荤素搭配，原则上每周菜品不重复。

二十几个人的饭不好做。同事们来自天南地北，各有各的脾胃，有的不吃肉，有的不吃葱姜蒜，有的口味重，有的不吃辣，顾上这个就顾不上那个。给我们做饭的人来了又去，安徽的小李、四川的王姐、东北的孙姨……她们各有各的拿手菜，也各有各的理由离开了杂志社。有一段时间，几个大姐轮番来试工，大家却总不如意，直到李姐的到来。

李姐是安徽人，她那时40多岁，却给人一种年轻姑娘朝气蓬勃的感觉，梳着高高的马尾，眉目清朗，站在那里和前台的行政妹子聊天，嘴角带着笑意。她从容不迫的样子，莫名给了我们一种信心——以后吃饭应该不用愁了。

果然，自从她来了以后，大家再没为午饭的问题发愁。她是安徽人，做的饭菜中正平和，花样却多，红烧蹄膀肥而不腻，玉米炖排骨香甜可口，白斩鸡鲜嫩美味，干煎带鱼配米饭真是一绝。有一次，她甚至买了一块很贵的鳕鱼回来，清蒸之后浇上她的秘制调料，给每个人分了一小块。虽然只是一小块，却是我从未领略过的软嫩甘美，那是来自深海的美味。

她会注意每顿都做一个大家都爱吃的荤菜；如果做了辣的菜，必然也会有不辣的；在放葱姜蒜之前，把一小碗菜单独盛出来，留给有忌口的同事。我们吃饭的时候，她往往还在厨房继续忙活，一边收拾厨房，一边洗大家陆陆续续送过去的碗，等我们吃完了，厨房收拾得焕然一新，大家的碗筷也洗好了。

李姐干活的时候喜欢唱歌，多是经典老歌，《东方之珠》之类的。偶尔有一天是黄梅戏专场，《女驸马》《夫妻观灯》什么的。

无论唱什么，她总是唱得婉转悠长，最后拖着一个上扬的尾巴，将这首歌收在一个阳光的结局里。

二

有几次我去得晚，正好碰到她干完活儿出来，我们便坐在一起吃饭。我喜欢吃她做的饭，也喜欢听她说话。她告诉我很多有意思的事，比如怎么做白斩鸡比较入味，比如做皮蛋瘦肉粥该什么时候放皮蛋，又比如在哪里买菜既便宜又新鲜。正是在聊天中我才知道，她除了给我们做饭，还同时兼了两份保洁的工作，每天骑着自行车跑三个地方。

我不禁感叹她实在太辛苦了。她却告诉我，骑车经过安立路的紫玉山庄，那墙外有大丛大丛的金银花。一边说，一边还歪着头想着些什么，像在回味，脸上带着笑意，像个姑娘。

她是在第一次离婚后来北京的。之后，第二次婚姻仍以分手告终，而且离婚的过程非常艰难。我有些吃惊，真是没看出来，她那样清爽明朗的一个人，居然有那么多曲折的故事。

离开前夫后，她带着儿子生活，因为同时干着几份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日子过得也不错。当然，单亲妈妈带孩子总是有更多不容易，尤其是孩子大了，就会给人出很多难题。

有一天，我听她跟其他同事

聊游戏的事情，才知道她每天晚上回去都要玩网游。我着实吃了一惊：那个时候玩网游的人大多是年轻人，李姐实在不像是个玩游戏的人。

“李姐，你怎么还玩游戏呢？”

“说来话长。我儿子高中时迷上了网游，我不懂，但又想知道他到底在玩什么，只好自己偷偷去学着玩。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儿子跟我抱怨：‘妈妈，怎么我一上游戏，就总有个女的来砍我，把我的装备都砍掉了，我躲在哪里都能被她找到。’我心想，那当然，因为她是你妈啊！”

因为这样的小插曲，儿子从游戏中抽身而出，还考上了重点大学。她在解决了孩子玩游戏的问题之后，并未从此“金盆洗手”，而是将游戏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我那时还不太懂游戏，但很喜欢看她认认真真跟我分析游戏的样子。

三

就这样，李姐踏踏实实待了下来，成了公司的一分子。那年年底，春节快到了，大家都在准备回家过年。我问李姐，她说：

“我今年就不回去了，花不起那么多钱，老家亲戚太多了，光舅舅就有6个……”我们都笑了起来。她就是有这样的本事，大大方方把生活中的难处用笑话讲出来。

只有一次例外。我们几个同事在讨论一件小事时，她插了几句嘴，突然有人冲她大声喊道：

“你就别说了！”她愣了一下，沉默了。过了没多久，大家都吃完饭回去了，我也准备回去，却发现她坐在饭桌边流泪。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哭，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赶忙过去陪她坐着，劝她不用太在意别人的无礼。她摇了摇头，眼睛通红，脸上是未干的泪痕。

后来，我才想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李姐以前告诉过我，她喜欢杂志社，这里都是年轻人，有着平等相待的工作氛围，大家也都很喜欢她，让她觉得自己是杂志社的一分子。直到这一天，她发现，有些事情不是她以为的那样。

那个中午，她任性地哭了很久，哭完之后，很认真地谢谢我，眼角还带着泪，便开始收拾餐桌，继续完成自己的工作。第二天，她一切照常，依然带着笑意，给大家做饭，唱歌，体贴地对待每一个人，包括那个对她大喊的同事。

四

第二年，我换了一份工作，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不仅要适应全新的工作内容，而且还面临着中午不知道吃什么的困

惑，这让我总在午饭时间想起李姐。

后来，我听前同事说，杂志社一度很缺人，李姐知道了以后，还问他们：“小寻能不能回来呢？”她其实有我的微信，却没有直接问我。

我后来再也没有回那家杂志社，也再没有吃过她做的饭。彼时，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就像她一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悬念。我们没有再联系，仿佛离开那张饭桌，我们便无话可说。但我有一年骑车经过安立路的紫玉山庄时突然停了下来，风里，有金银花香。

很多年过去了，有时候想到她，点开她的头像，却不知道说什么。有时候又觉得，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她大概已经忘了我。

直到虎年的春节，我拿着手机给亲朋好友拜年，看到她的名字，犹豫了一下，还是给她发了一条祝福的短信。发完之后，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我是小寻”。

没想到的是，她很快就回复了：“知道啊，宝贝，我一直在关注你。”

我笑了，其实我也一直在关注她。我知道她还在北京，儿子发展得很好，她自己过得也不错。当然，对李姐这样的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她都接得住。

文
虹
珊

回声清灵



一 橙红色的阳光从遥远的对岸追过来，钻过婆娑的树叶印在我身上，像移动的花朵，我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这样的体贴有什么用呢？暮色正匆匆赶来，很快，太阳就会沉陷，花朵就会消失。

何况已经仲秋了。可我必须到江边去，去看一看浩荡的江水，去吹一吹清清的江风。我的《平凡的世界》，从此再也回不来了！天杀的“眼镜蛇”究竟会怎样处置它？当出气筒撕了？当废弃物卖了？当战利品捐了？我的脑袋中不断交替闪现它在纸篓、废品收购站和学校图书馆里的种种样子。

经过那个小小的旧书摊时，“大脑门”问：“哪里去？”他的眼镜片真脏，像是吸附了整条街

的灰尘。我瞥了一眼他油光锃亮的前额，继续梗着脖子向前。他大声说：“《读者文摘》不要了？昨天才到的。”我停下脚步，右手下意识地在裤兜里捏来捏去。

虽说离收到零花钱的日子还有半个月，可他举着的杂志那么簇新，根本不像旧书。而且眼看1993年就要过去了，我才攒到1992年第5期，一旦错过，不知又得等到何时。我折回去，递给他5角钱。他摆摆手：“看你一脸的悲壮，算了算了。”

我不肯，5角钱都快触到他的下巴了。他连连后退，上下打量着我说：“今天没零钱找你，反正你总要买的，就下次一起付吧。”我愣了一下，点点头，越过他，顺着水杉林间斜斜的小路向长江下游走去，在200米外，有通向江滩的石阶。他喊：“丫头，

不要走太远了。”我没理会，只是将薄薄的杂志紧紧摁在胸前，似乎不这样，委屈和愤怒就会更加不可收拾。

二 其实已经不可收拾了。早些时候，在经济学原理课上，“眼镜蛇”是什么时候停下了毫无起伏的讲课声？又是怎么在全班同学屏住呼吸，夹杂着紧张和期待看着我们时，走到我旁边的？我一概不知。我只知道自己眼泪总是控制不住地往下淌，田晓霞竟然死了！她那么善良、热情、正直、美丽，怎么能死？！她死了，孙少平怎么办？是不是也要紧跟着死去？

那只大手就是在这个当口伸过来的。可怜我的书被他抓起来，在脱离桌子时，翻开的书页

还发出了令人心碎的撕裂声。我本能地跳起来，连带凳子也倒了下去，其中一条板凳腿还磕在我的脚后跟上。疼痛逼出了更多的泪水，世界模糊一片，唯有“眼镜蛇”的声音像惊雷：“天天看，还稀里哗啦地哭，哪里像个班干部？你就给我站着听课！”

作为学生，喜欢阅读有错吗？好，就算时间不对，可不都是因为这书太好看了吗？作为老师，不懂这书的好，批评几句也就够了，凭什么还要收了我的书？好，就算要收，一册也就够了，凭什么3册全都收走？要知道，整整一个暑假，我挖遍了老家的田埂地头，制干5篮子蒲公英，卖了28元，再加上积攒的8元零花钱，才买下了梦寐以求的全套《平凡的世界》！

真正是心如刀绞！好不容易挨到下课，他前脚刚出门，我就赶紧冲出教室，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就只顾跟在他屁股后头吧嗒吧嗒地走。拐过一丛蓬勃到似乎要燃烧起来的万年青，他调转身子说：“听说这次珠算你只考了50多分，还想不想毕业？告诉你，书收了就收了，别想再拿回去。”他低着头，眼镜松松地抵在鼻翼上，因为要越过上镜框瞪我，两只眼睛便显得格外鼓突，额头也堆着一拨儿又一拨儿深刻的纹路——我一直以为的和善老头，原来竟是要吃人的“眼

镜蛇”吗？

三

站在江边，大大小小的石头被我一颗颗扔进水里，仅仅在我眼前不远处溅起微澜。激流永远在江的中心，我才有多大力气？石头注定不会被带向远方，只能退守一隅，等待水流的覆盖。他是老师，说不还便是不还了，我能怎么办呢？

再一把抓下去，抓起的竟是一把沙子，正待撒出去，却冷不丁被捉住了手。是一个背着包戴着鸭舌帽的青年。他弯着两只眼睛，嘴角简直有盛不住的笑意。我挣扎着要站起来，他撒开手说：“小妹妹你看，石头都抓光啦，到底怎么了？要说出来我帮你分析一下？如果分析不到位，我保证搬一大堆石头来供你挥霍。”

太阳已经落下山去，没有光的照耀，一切都是可疑的，尽管我有滔滔的愤懑，却也只能拔脚就走。他说：“看看我的腿吧。”好奇心促使我扭过头。啊，裤管之下竟是一条义肢，细细的支架在江水的映衬下闪着幽幽的光，我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突然，我被架了起来，是“大脑门”。他在我耳边说：“赶紧走！”那青年喊：“像我这样都能满世界旅行，你一个喜欢《读者文摘》的人，能有什么挺不过

去的？”直到被“劫持”到了高高的江堤上，我回望过去，青年已经不见了，而我坐过的地方空空荡荡，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

一时之间，各种情绪在体内翻涌，我忍不住痛哭流涕，还一边吵着把失书的过程诉说了一遍。“大脑门”竟然比那个背包青年还要过分，不仅没说一句安慰的话，还笑得身子直抖。

我扭身就往学校方向跑，他挎着装书的包气喘吁吁地跟着。到了学校门口，他拽住我的两只胳膊说：“你想得太多，这样不好。比如刚才那个人，应该的确是个好人；就像你的老师，他就是希望学生能认真学习，如此而已。相信我，你的书最后一定会回来的。”

日子照过，我渐渐心平气和。期末考试结束那天，“眼镜蛇”不仅归还了我的《平凡的世界》，还附送了被当时的我视为“天书”的《国富论》，而在后来改版的某期《读者》杂志中，我竟然读到了“当我为失去一双鞋而哭泣时，却看见别人失去了一条腿”的故事。因为阅读，我一次又一次遇见了自己，遇见了他人，遇见了这人世间所有的似曾相识。

那些旧相识啊，当是春雨敲窗，是燕翅剪风，是清泉石上流，是盘旋拨弄心弦的不绝灵籁。



图 | 刘擦擦



文 | 二 茄

初中时，我和麻晓是那种一看到作文题目“我的好朋友某某”便会毫不犹豫地想到彼此的朋友。

初中女孩的友谊，有点像爱情的雏形，连课间上厕所都要你等我、我等你。因为每天形影不离，连随口哼个歌都能同步。我们上学的路上要过一座桥，叫灞桥。有一次走在桥上，听见对方都在轻唱“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还有一次，当我们走过一个火车桥洞，我俩不约而同地伴着火车驶过的节奏大声唱歌，当火车走远，才惊喜地发现我俩唱的是同一首歌“面对面两列火车……”

女孩子们好的时候有多如胶似漆，不好的时候就有多势不两立。我已经记不得我们为了什么吵架，却清晰地记得吵完架以后的感受：对方只要在视野里一出现，就觉得仿佛天边来了一团乌云。吵架后的女孩子很快会寻找新的伙伴以求安慰，比如等校车的时候，麻晓和得燕站在柳树下聊天，而我和二红站在核桃树下。几天前，二红和得燕经常穿一样的衣服，打扮得跟双胞胎似的，最近却不说话了。可是，虽然我在和二红说话，却听见麻晓在核桃树下的笑声，她干吗笑那么

大声？和得燕说话很开心吗？离开我很开心吗？

这还不是最烦恼的，最刺眼的是，二红生病请假，好几天没有上学，于是我落单了。形单影只的我感觉自己变得极其醒目，好像全世界都在盯着我，尤其是站在柳树下的麻晓和得燕，她俩一定在笑话我！一个人的时候，除了快乐，所有的情绪都在变大、变多，苦闷、委屈、难过、忧愁都呈几何级增长，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干脆放弃了坐校车，独自走路上学，走在无遮无拦的桥上，像一只在沙漠中苦苦跋涉的蚂蚁，在毒日头下变得渺小又衰弱。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心的是经过那个火车桥洞时，如果碰巧火车隆隆巨响着从头顶上碾过去，就像把人的魂魄都碾碎了，走过去许久，还魂飞魄散着。

然而，同样这段路，当有朋友陪伴的时候，就不那么崩溃了。尤其是跟麻晓一起走，连最闹心的路段也能帮助情绪变高涨。我俩会等火车隆隆地开过来时，轮流冲着火车你一句我一句地喊：“火车火车你吃饭了没？”“火车火车你考试了没？”“火车火车你结婚了没？”直到火车风驰电掣冲过来，从我俩的声音上面碾过去，偶尔它还

会发出一声长长的咆哮，我们就会心满意足，就当火车给了我们积极的回应。这个无聊的游戏我俩反复玩，玩得花样迭出、欢天喜地。

我俩隔三岔五地吵架、互不搭理，过了一段时间又莫名其妙地和好了。有一次和好了以后倾诉衷肠，麻晓说：“你知道吗？刚才你背对着我、走向你的时候，觉得你好像被一团光环笼罩着。”我说：“我也是呀，我看到你走过来的时候，好像全世界都不见了，只有你一个人，时间也变得很慢，好像电影上的慢动作一样。”

我俩和好的那天都很开心，从火车桥洞下走过，我俩情不自禁冲着绿皮火车上的人热情挥手。夕阳西下，我俩并肩站在灞桥上，用手肘撑着栏杆，不约而同地舒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不用再时刻保持表情严肃，也不用故意装作看不见对方了。那种感觉，就如同一个关于冷战的剧本杀青，两个总绷着脸的演员终于可以出戏了。这场戏真的太消耗人的情绪，入戏太深的我们简直要用尽全身力气来应对。对面桥上一列火车开过，看起来精巧又灵活，窗口像一帧帧亮晶晶的电影胶片，拉得长长的，倒影在幽蓝的河面上，逶迤而去，稍纵即逝，就像烟花一样，璀璨又浪漫。

因为每次吵架都能和好，所以会有种错觉，以为我们永远不会真的分开。两人都相信，有朝一日，即便我们在物理距离上分开了，精神上还会是最好的朋友，谁能替代我们在彼此心中的分量呢？

有谁能像我俩一样，好到即使周末，也要找借口跑到对方家里去说说话？说得最多的是游泳，这是独属于我俩的热络话题。我们小时候都生活在南方，举家搬到这座北方城市后，游泳成了一件奢侈的事。夏天，河床有些地方干涸了，我们经常去桥下散步，就像走在幽深长廊里，身边还不时有潺潺流水。河床就像起伏的小山丘，我们翻山越岭地穿梭其中。我俩当时都在看《绿山墙的安妮》，便给这些河床上隐隐约约的小路起了很多名字，“神秘的山谷”“绿野仙踪”，等等。翻过一座小丘，看到一大滩河水，我俩卷起裤脚，踩着鹅卵石在水里徜徉，感受水流冲过脚面、拂过小腿，此刻，考试的烦恼、课业的压力都一洗而空。

我俩是彼此的安妮和戴安娜，我也会像安妮一样幻想，万一戴安娜遭遇不测，我会如何不顾一切地救她，就像那天走到水潭前，麻晓一脚踩进去，以为

水不过没膝，没想到她呼啦一下就掉进去了。我第一反应是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我俩张牙舞爪地挣扎了一会儿，站定才发现不过是齐胸深的水。从水里徐徐站起来，想起刚才落汤鸡般的狼狈和惊慌，不由得放声大笑。不知谁提醒了一句“书包”，才想起来书包还在背上，这下全泡水了。互相拉扯着爬上岸，打开书包，下午的阳光还算强烈，我俩把书掏出来，一本本放在石头上晒。

有同学从桥上过，趴在桥栏杆上往下看，幸灾乐祸地冲我们指指点点，我俩心领神会，装作兴高采烈地坐在岸边，等着他们问：“你们干啥呢？”我俩异口同声地答：“游泳呀！”

只有我俩知道自己有多惊魂未定，但是经过反复回味落水的一幕，就变成有惊无险之后的刺激和兴奋，好像机智的我们真的会随机应变——把一场意外失足变成了戏水和游泳。此后的回程，我们还在津津乐道这出“泳池遇险记”，我们都意犹未尽，目

光一对视就会笑出声，讨论着一定要把这件事分享给二红和得燕……

三

之后，我俩考上了不同的高中，也试图约见过，可就像青山七惠的小说《两个人》里的故事结尾，两个女孩实加和未纪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

“实加为此感到悲伤，却幡然醒悟，自己仅在年轻时的某一段时期参与过她的人生，总体来说，两个人的关系已经结束。隔着两个大小相同的咖啡杯，实加和未纪打量着彼此的脸，同时在心中低声自语‘可是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自那以后，无数记不清最后见面日子的人出现在她们的人生中。”

多年后，我看到不少海誓山盟被现实打败，目睹很多如胶似漆被光阴冲散，才明白不光爱情，友情也有花期。大多数花期是慢慢走过的，吵架不再难过，复合也不再隆重。

有了微信后，很多远在天边的朋友都联系上了，可我和麻晓至今也没有加过微信。她在南方某个城市，有了两个娃，在做一份财务的工作……这些情况，我东一耳朵西一耳朵了解了不少。总之，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的信息，你的耳朵就会像雷达一样，总有办法捕捉到相关内容。有很多次，我都想找中间人要一下麻晓的微信号，但一转念，加了又能怎样？不过是朋友圈里又多了一个“点赞之交”。

也许不联系，才是对那段高浓度友情的尊重。这也是麻晓不再联系我的原因吧，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那么心有灵犀。我们在乎的，也可能未必是彼此，而是我们那种最痛楚、最纯粹的感受。那时候我们的情感敏锐度最高，感知力最强，爱的时候不会戴盔甲，恨的时候也不会戴面具。我们最后一次心照不宣地用彻底的相忘于江湖，来纪念我们那段像火车一样呼啸而来，飙着劲儿一起走过的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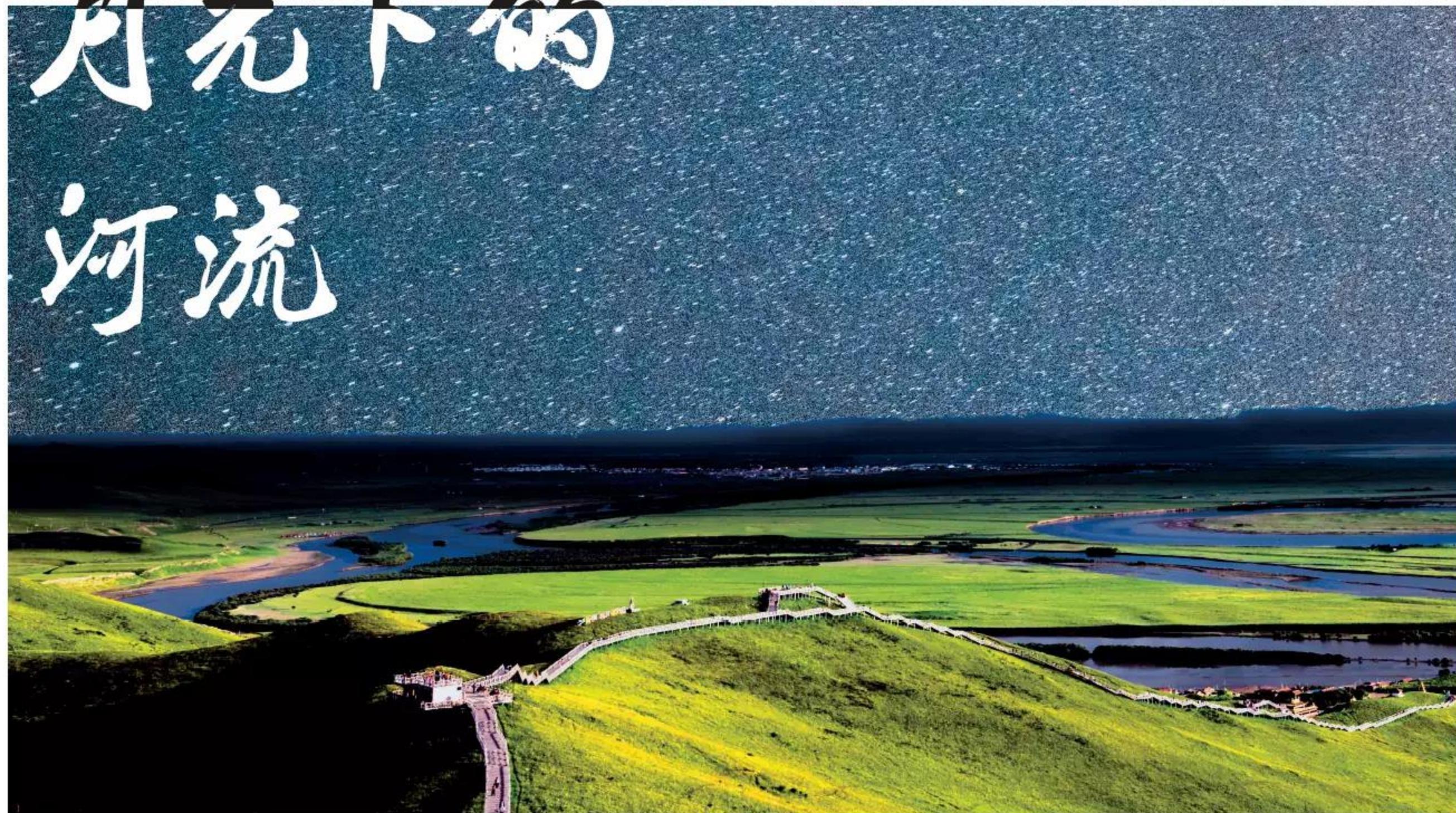


弘扬社会公德

立家规
传家训
树家风

注重家庭美德

月光下的河流



夜色缓缓下沉，仿佛一滴饱满的墨汁坠入黄昏。就在天地温柔交融的瞬间，我透过飞机的窗户，瞥见广袤无边的库布齐沙漠在幽静的月光下，犹如巨大的魔毯铺展在大地上。它被长年累月的大风吹出的每一道褶皱，似乎都在向着夜空呐喊：荒凉啊荒凉！

卧龙般蜿蜒向前的黄河随即出现在眼前。它横亘在洒满月光的内蒙古高原上，静寂无声，似乎早已陷入混沌的睡梦之中。广阔无边的河套平原与绵延起伏的库布齐沙漠，被闪电般的黄

河倏然劈开。漆黑的阴山山脉化作一头猛兽，在乌拉特草原与河套平原的夹缝中匍匐向前。微弱又恒久的星光，正穿越距离地球几万光年的神秘空间，抵达裹挟着泥沙滚滚东流的黄河。

这月光下恍若梦境的高原，让人心醉。一切声响似乎都消失了，只有陷入黑夜的大地，在暗涌中闪烁着隐秘的光泽。

多年前的夏日，在开往故乡的火车上，我以同样惊鸿一瞥的方式途经黄河。携带着几千公里路上的泥沙，浩浩荡荡奔赴路途最后一程的黄河，在烈日炙烤的

平原上，蒸腾着雄浑磅礴的力。当火车穿越黄河大桥，我看到生命中血液一样奔涌的河流，因行经阴山脚下肥沃的土地，而在华北平原愈发沉郁、舒缓，仿佛它正与我一起，抵达人生的中年。被盛夏烘烤着的黄河，在没有波澜也无起伏的大地上，抛去万千的沙尘，只让最洁净的魂魄融入大海。

阴山岩石上雕刻的先人，一定也曾注视过荒凉的大风刮过这条翻滚的长河。在严苛的自然面前，他们无能为力，只能祈求上天。于是他们刻下山川、河流，

文 | 安 宁



刻下飞马、日月，也刻下生死。他们仰望星辰，也俯视大地。宇宙中盛满先人的敬畏，荒凉的大大地上江河游龙一样咆哮。逐水草而居的人们，犹如被大风吹散的蒲公英，在黄河滋养出的河套平原上野蛮生长。

月亮高悬在阴山上，将一半微寒的光洒在乌拉特草原，又分另一半温暖的光给万物蓬勃的河套平原。它也不曾忘记乌兰布和沙漠，这里曾是人类繁华的家园，城池遍地，牛羊满坡；而今，只有大风吹拂的流沙在清冷的月光下，讲述着白云苍狗、沧桑变

幻。

这浮天载地的长河，曾因凌汛决堤，也因缓慢的“几”字改道，冲积出水草丰美的万里沃野。就在那里，我吃下一口面食，整个被黄河浸润的瓜果飘香的秋天，便都回荡在我的齿间。夏天里，千万亩葵花追随着太阳，在河水中投下绚烂的笑脸。到了秋天，它们与无数的庄稼一起谦卑地低下头颅，身体自由地舒展在大地上，野草抚过它们枯萎的身体，发出窸窸窣窣的温暖声响。一粒饱满的种子在阳光下炸裂，跌入草丛，一队出巡的蚂蚁

迅速捕获这上天的恩赐，在涌动的黄河浪涛声中，浩浩荡荡拖回岸边的巢穴。秋风从遥远的某个地方吹起，带来一缕若有若无的花香。

刻下阴山岩画的先人，向万年后的世人呈示着远古时代人类对于宇宙星空、生命万物、咆哮江河的惊惧与好奇。生命从何处来，又将去往何处？河流隐匿在哪儿，又消失在何方？在巴彦淖尔，阴山下的先人没有告知我们答案，只有一条人类永远无法驯服的河流，穿越古今，生生不息。◆

竹里家国

文 | 移高红

—
公元353年，刚满10岁的司马聃已经做了9年皇帝，永和是他的年号，这一年就是永和九年。三月，东晋王朝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交州刺史阮敷摧毁了敌人50多个碉堡，让交州完全归于东晋王朝统治之下；另一件就是“天下第一行书”里记录的那场旷世雅集。

暮春三月初三，会稽郡山阴城外的竹林里，兰溪淙淙，山风习习，几乎所有士族子弟的代表人物都应邀来到溪边的兰亭。南方的春日，阳光和煦、春风如沐，人们在水边用净水洗涤，除垢祛病，以此消灾祈福，称为修禊。不同以往，此次当朝名士济济一堂，自然要弄得文雅些，修禊只是借口，实质是文人雅士饮酒作诗，风雅清谈。聚会发起人是名满天下的会稽内史、右将军王羲之，他联络了42位名士在兰亭聚会，行修禊之礼。

那一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盛着美酒的木质耳杯在溪水中漂流，名士席地盘坐溪边。风清扬，拂去了庙堂的烦恼；竹清幽，遮住了阳光的热烈。褒衣博带的白衣秀士信手撷起溪流中

的耳杯，一边清谈吟唱，一边啜着浑厚的美酒，一觞一咏，畅叙幽情。

兰亭雅集因书圣之名得以流传，茂林修竹的兰亭从此在中国文人心目中成为高品雅致的符号。竹林、溪水、奇石、山亭，以及痛饮酒、读诗书的宽衣长须雅士，风化出魏晋风度。而竹子也因为特殊的品性和形态，成为文雅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元素。

—
中国人喜欢竹子。只要是中国人，一生都离不开竹子，骑过竹马，吹过竹笛，用过竹笔，使过竹筷，还有的撑过竹筏、抖过空竹。中国的历史，也像是一根拔地而起的翠竹，从山石林立中挺立而出，一节一节向上生长，不急不躁，不屈不挠，经霜历雪却生机勃勃。中国人把竹子当君子，它也像极了我们追求的品质，青翠而纯洁，刚直而柔韧，虚怀而铿锵，挺拔而婀娜，夏不争妍，冬不凋敝，与春风共舞，与秋霜点翠，世间美好大致如此。

把一切美好词汇赋予一种植物，世上怕是再没有如此热爱竹子的民族了。《卧虎藏龙》中，山间竹海里，山风荡涤，一片翠

碧迎风摇摆，箫声绵长，竹影婆娑，李慕白和玉娇龙是那一片参差翠竹中飞旋的鹤影，虽然都是风尘中的侠客，但在李安心目中，安知没有魏晋风度的影子。那一袭宽袍，一片碧绿，随风恣意飞舞的竹叶和发丝，即便不似嵇叔夜的琴音，也该是王右军的行书。

公元499年春天，南齐襄阳城外的翠竹春意盎然，当地农民赶上山去，在最好的时节挖采新鲜的春笋。而此时，一队训练有素的士兵也出现在竹林之中，他们对春笋并不感兴趣，也不是赶赴战场。一进竹林，士兵们就争相砍伐成年的竹子，然后一捆捆运下山，沉到山下的湖里。这一奇怪的举动，农民不懂，士兵也不懂，他们只是在执行刺史萧衍的军令。

一年后，继位不久的南齐皇帝萧宝卷突然发兵攻打雍州，早有准备的萧衍下令将沉入湖底的竹木打捞上来，汇集能工巧匠连夜打造战船。很快，3000战船和数万精兵从雍州出发，沿长江一路东进，直捣建康城下。

又是一年春天，襄阳城外的竹林郁郁葱葱，当地农民依旧赶早进山，采挖刚出头的春笋。



竹林被砍伐的痕迹早被新生的竹子覆盖，一切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阵风吹来，竹影摇曳，竹叶沙沙作响，仿佛一串轻笑声在竹林里飘荡，那片被伐过的竹林也隐匿在历史的背影之中。

三

公元555年正月，南梁都城江陵城内一片火海，独眼皇帝萧绎白衣白马，出城向西魏大军投降。

梁元帝萧绎年幼时因病而一只眼睛失明，却从小勤奋好学、博极群书，诗文书画样样精通。他在位时，藏书14万卷，有很多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再次从民间征集来的孤本残卷，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嗜书如命的皇帝，在出城投降前却做了个绝古断今的决定，他击碎长剑，将14万卷藏书付之一炬，大呼：“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受降的将军痛惜不已，百思不得其解中问萧绎为何人都可以投降，却要焚书？萧绎答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那些被焚烧的书卷，很多是古老的竹简。

以竹为书是中国文化里最

深刻的竹子情结。削竹为简，集简成册，一枚枚颀长的竹片，使文字和思想得以更广泛地传播。竹子，以它特有的形态和气质，同瓷器、茶叶、丝绸一样，牢牢扎根在中华文明的土壤里。“韦编三绝”“含毫命简”“杀青甫就”“衡石量书”，这些脍炙人口的词语和它们背后的故事，承载着中国人勤奋、敏学、善思、精深的品质。即便竹简退出历史舞台，竹子也用粉身碎骨的勇气、纵横缕缕坚韧的纤维，化成竹纸，牢牢托着文明的重量，在世间隽永流传。

四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让一代文宗苏轼跌到人生最低谷。受尽凌辱的苏学士，开始了另一程人生之旅。当千金难求的文札书信变成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祸端，不难想象，当年的贬谪黄州，是怎样的一番愁苦凄凉。千里路遥、孤影蹇驴，往事“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的内心，已然破碎不堪。

北宋的黄州还是山水隐蔽的江边孤城，年逾不惑的苏轼连居所都只能暂借寺庙禅房，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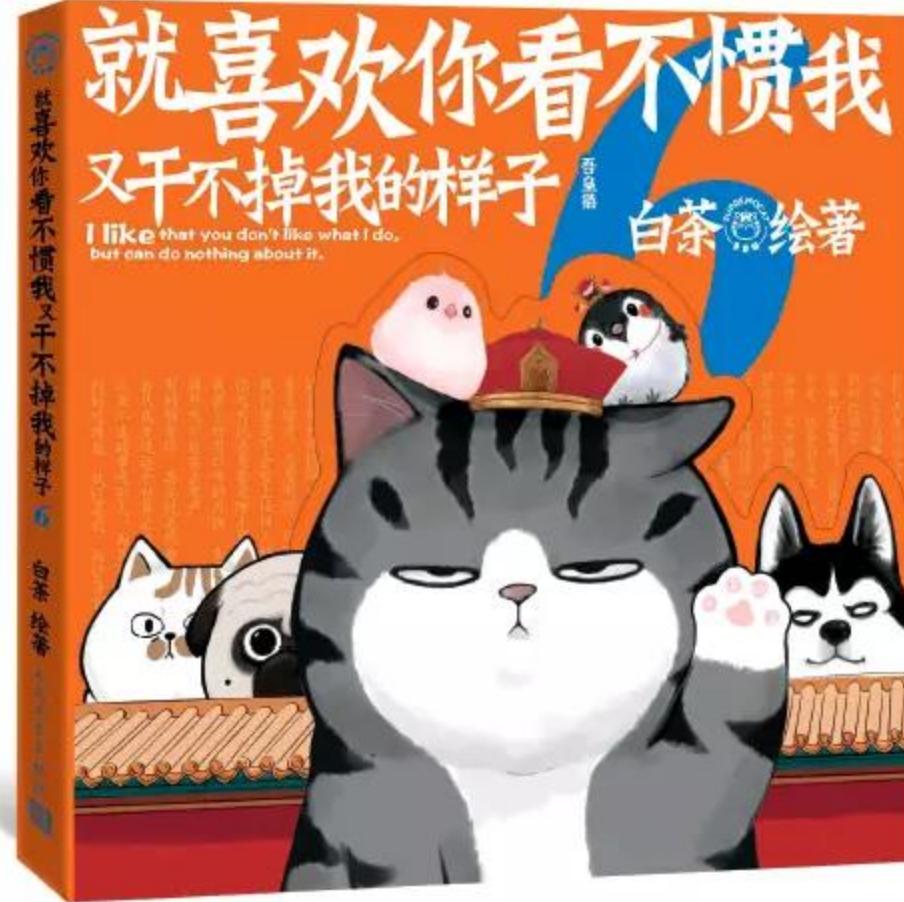
一只缥缈孤鸿，困守寂寞沙洲。

惶恐、悲愤、寂寞、孤独都没能压垮苏轼，望着环绕定慧院的半山竹林，他心底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自由生长。春天的竹林绿意盎然，困顿之中的苏轼，就像林中刚刚破土的春笋，一种博大到足以融化苦难、滋养心灵的情怀在悄悄萌芽。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苏轼退下襕衫，摘掉纶巾，戴上竹笠，挽起裤腿，一脚踏进东面山坡上的贫瘠土地。虽然有逼不得已的窘迫，但苏轼心中一片光明，“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从此，苏轼这个名字被东坡居士取代。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他硬生生地活成一根宁折不弯的竹子，一肚皮不合时宜却成就了一千年的人生传奇。

成林则蔽日遮天，独立则优雅淡然。中国人眼里，竹子是笙管笛箫的和鸣，是疏影寒墨的画卷，是托付情思的诗词，是纵横捭阖的棋盘。与先贤相契，与美德相依，始终陪伴又默默滋养，在漫长的时光里，竹子长成了林，葱郁了一个民族的青翠，晕染成一种文明的底色，构筑起一片生生不息的竹里家国。◆

撰文 穆雷



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6

《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系列漫画讲述了一只叫“吾皇猫”的猫、一只叫“巴扎黑”的狗和“铲屎官”少年一家人的生活趣事，这些故事汇集起来成为一场关于爱，关于成长和陪伴的人生旅行。本书是此系列作品的第六部。

《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6》延续了这一系列的幽默吐槽风格，以当代都市生活中会发生的亲情、友情、爱情以及人宠情谊的槽点、经典场景为原型，书中的角色们迎来了更精彩丰富的故事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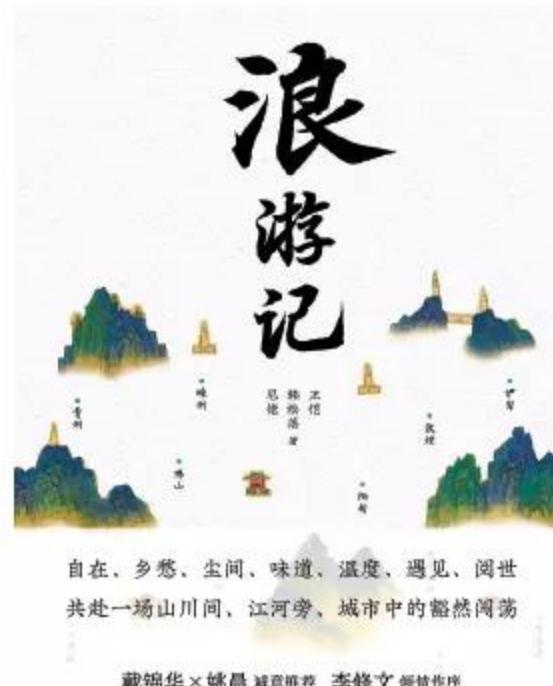
浪游记

王恺 韩松落 尼佬 著

类型：旅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5月



3位热爱旅行的“70后”作家，用敏锐、细腻的笔触，记录下行程所至的那些小城镇的独特风物，那些被时间长河冲刷过却依然撼动人心的景致。从兰州附近一座几近被遗忘的小镇，到长江流经的那座叫宜昌的城市；从湄公河畔王宫附近的古老银器店，到西湖边凌晨4点的茶会……他们的文字不仅关乎彼此的旅行，也关于各自人生某一阶段的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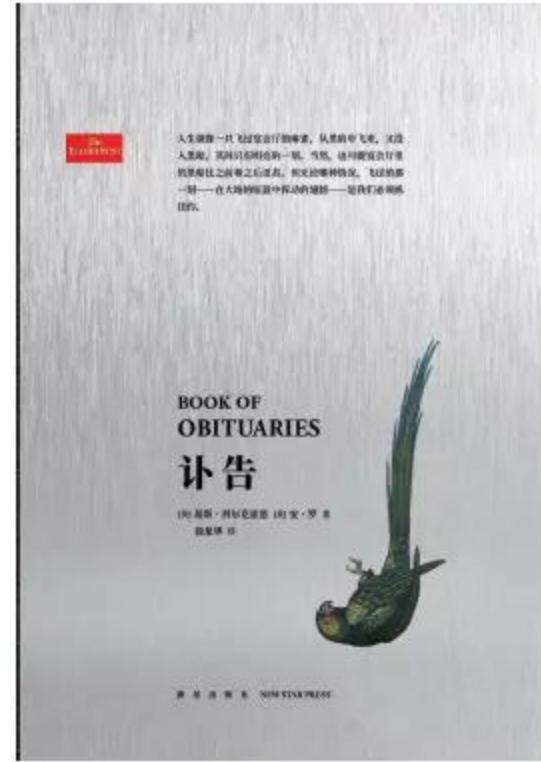
讣告

[英] 基斯·科尔克霍恩 [英] 安·罗 著

类型：散文

新星出版社

2022年1月



《经济学人》中的讣告版块一直是同类写作中的翘楚，也堪称当代散文写作范本，因为它们从来不是一篇平淡如水或八卦传闻拼凑的个人简历，而是一本高度浓缩的传记，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深情、深刻及真实感。201篇精心选择的讣告，涉及名人，也有骗子和追名逐利者。《讣告》遴选人物的标准从未改变——他们是否“活过有趣的一生”。

十扇窗：伟大的诗歌如何改变世界

[美] 简·赫斯菲尔德 著

类型：文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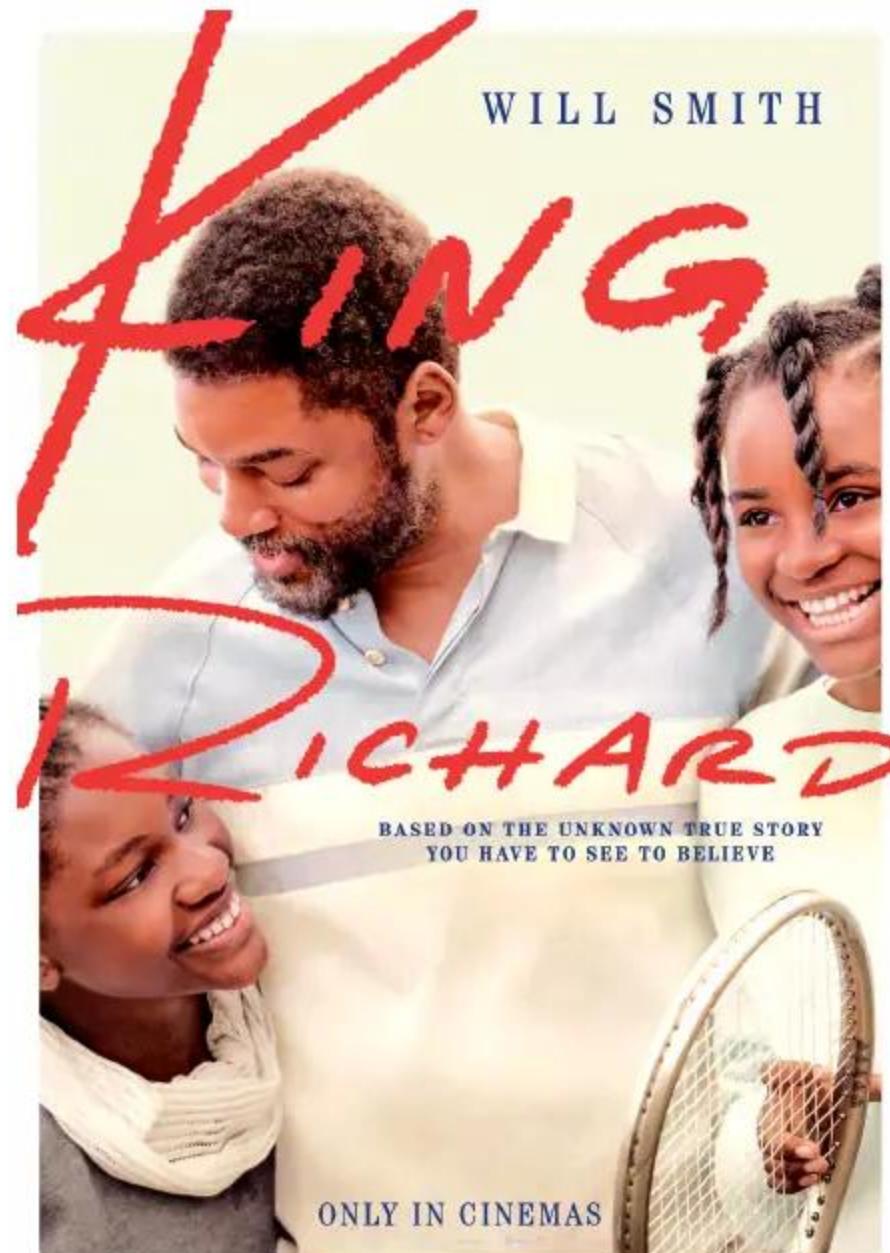
本书是美国著名诗人简·赫斯菲尔德的一本诗学散文集。书中通过10章阐释艾米莉·狄金森、松尾芭蕉、辛波斯卡等诗人的创作，告诉我们如何读诗、写诗，并为我们分析一首诗为什么了不起，以及这些伟大的诗人如何运用诗歌描述和改变世界。对每一位诗人的经历和诗作的特点，作者都有独到且深入的分析和见解。

特别推荐：回到太空

导演: 金国威 伊丽莎白·柴·瓦沙瑞莉

类型: 纪录片

从2002年3月14日SpaceX诞生，到2022年4月9日SpaceX载人龙飞船发射成功，运送首个全平民机组抵达国际空间站，埃隆·马斯克和他的太空团队只用了20年时间。毫无疑问，这是极其惊人的成就。本片带领观众探索真正激动人心的太空旅程以及SpaceX崛起背后的秘密。马斯克完美地诠释了自己的名言——“要么死得安然，要么活得绚烂”，令人钦羡。



一种关注：国王理查德

导演: 雷纳尔多·马库斯·格林

主演: 威尔·史密斯 黛米·辛格顿 萨尼雅·西德尼

很少有人知道，网坛名将大威廉姆斯和小威廉姆斯的幼年是在没有任何网球环境的贫民区度过的。幸运的是，她们有一个不屈不挠、偏执却温柔的父亲，用强大的信念为女儿们铺就了一条看似不可能的成长之路。威尔·史密斯凭借极富激情的表演塑造了一个强势犀利、独断敏感、精明务实的父亲理查德，夺得第9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音乐：夜间模式

表演者: 无实物艺术团 余孟霏 郭一凡

常石磊 邓伊伦 孟慧圆

音乐人彭飞与作词搭档李聪由幕后走到台前，合作组成“无实物艺术团”，开始一场既复古又新鲜、混搭且多元的音乐表演。这是一次充满实验性质的有趣融合。专辑拥有独出心裁的故事框架，而5位风格迥异的歌手以声线分别饰演不同的角色，深夜都市角落中生发的各式光怪陆离的情感遭遇与抒情的旋律激发碰撞，最终探索出华语节奏音乐的多种可能性。



撰文
—
阿

输不丢人，怕也不丢人

文 | 叶倾城

朋友问我：“你信不信轮回？”

她说她上中学时，最怕父母与老师联系。每次考完期中考试，要开家长会了，她的心跳便会快一拍、慢一拍，混乱得如同思绪。不见得每次都考砸，有时候其实考得还不错，但还是想起来就莫名焦虑。

到现在，她自己做了母亲，大事小事，总要有跟老师沟通的时候。仍然是，打开微信，在通讯录上找到老师的名字，她就听见自己的呼吸长一声、短一声，芜杂得如同心事。她对自己说：老师很忙，别打扰老师。她又惭愧，她明白这是借口。

她的态度很明确：“我不是那么在乎小孩的成绩，考多少分我都不会怪他。而且就算小孩表现不好，老师也不会批评我，我有什么可紧张的？”

我问她：“你当年对自己考试成绩的预期是怎样的？现在对孩子呢？”

她害怕的，到底是谈话本身，还是这谈话的前因与后果：当年父母对她的不放心，现在她对孩子的不踏实；以前有多少她在学校的事不想告诉父母，眼下有多少家里的事她不想让老师知道。

不妨承认，我们都是爱听赞美、怕听批评的人。哪怕我们已经做得足够好，还是不想别人提起一分缺陷，所以总是想逃避，却又因此更加自责：如果我做得再好一些，就不会这样了。

其实不然，因为“不够好”永远存在。

全班第一够不够好？不够，你在年级排第几名？全校第一够不够好？不够，贵校在全市是什么水平？全市的高考状元够不够好？进了大学才发现，也只是芸芸众生的一员。

所以承认吧，我们都是“不够好”的人，而且总要诚实地面对这“不够好”。

我们要面对缺点，要面对挫败，要面对天外

有天的现实。我们还要面对自己内心或轻或重的失落感、亦明亦暗的羨嫉感。这些才是你脚底的砂石，每一步都刺痛你。

然后怎么办？接受这“不够好”。

一把头发，乍一看都一般长短、一样粗细，非得一根根挑开来，才发现长短不一、粗细各异。就像我们每个人，总有值得骄傲的优点，也有很多拿不出手的短处。

我们的焦虑有时是庸人自扰。我们常会为了身边人的失望而感到抱歉，但是，没有人是完美的，他们也会令我们失望，而我们早已原谅了他们。

这一生中，还会有很多时刻我们将焦虑至极，遇到这种情况时不妨问问自己：“让我如此忐忑的最坏的结局是什么？”

我们可能会拖延，把明知正确却委实不想做的事拖到最后一刻；我们也许终此一生，都要在登台发言之前，先去上个卫生间，要缓解的，不是膀胱的压力，而是内心的压力……

没关系，你以为在雨中疾跑的人，不怕那大颗的雨点吗？那说“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在出发之前不曾犹豫、软弱过吗？

他们都和我们一样，同自己聊过天，两个自己都说很累，一个想远离，另一个却大声说“别退后”。然后，他们深吸一口气，开始或者继续，做该做的事。

一定要告诉自己：输不丢人，怕也不丢人，因为怕输而不出战，才是真丢人。只要曾经尽力一战，任何结果都能承受。◇

【独门秘籍】期待你的来信：你正在为爱情烦恼？人际关系让你头痛不已？经常觉得没有朋友、无人理解？欢迎来信，我们将和你一起寻求答案。



来信请发邮件至：
y c z h e n g w e n @ q q . c o m

产业
振兴

人才
振兴

文化
振兴

生态
振兴

组织
振兴

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描绘农村农业发展新蓝图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持续弘扬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
的伟大脱贫攻坚精神，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广告

洞察人性幽微
体验世间辽阔

译者 原创版

邮发代号：28-221

定价：10元